

691
0811
2

書叢小地史

記述古訪途征

著 固 滕

行發館書印務商



滕固著

小史叢書
地
征途訪古述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2 6451 0

自記

此小冊所錄二文：一視察豫陝古蹟記，自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排日所記；二訪查雲崗石窟略記，寫於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兩役相去且半載，連綴錄之，聊便省觀。前後皆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之委託，別有報告；今所存者爲征途之白描，走筆羈旅行役之間，偶有援引，自媿不詳。題曰征途訪古述記者，揭櫟覽訪之實，不敢云考古也。第一次旅行與黃仲良先生俱，第二次與王述人先生俱，途次獲益於兩先生者甚夥，附書誌謝。

滕固

目次

視察豫陝古蹟記

- 一 徐州半日……………二
- 二 開封之盤桓……………五
- 三 安陽小住……………九
- 四 寶山石窟……………一八
- 五 洛陽白馬寺……………二四
- 六 龍門石窟……………三三
- 七 渭水古陵墓……………四六

目次

一

621
811
—
2

八 長安寺塔……………五二

訪查雲崗石窟畧記……………五七

一 石窟之來源……………五七

二 石窟概述……………六一

三 石窟之藝術……………七三

附圖目次

- 一 徐州戲馬臺 作者攝
- 二 徐州關帝廟石柱 同上
- 三 開封龍亭 採自開封照相館
- 四 開封鐵塔 作者攝
- 五 開封繁塔 採自開封照相館
- 六 開封禹王臺 作者攝
- 七 安陽殷墟 同上
- 八 安陽天寧寺塔 同上
- 九 安陽西高平村 同上

- 十 安陽寶山小南海 同上
- 十一 洛陽白馬寺大殿 同上
- 十二 洛陽白馬寺古塑 同上
- 十三 龍門（伊闕） 同上
- 十四 龍門奉先寺羅舍那像 同上
- 十五 龍門奉先寺左夾持像 同上
- 十六 潼關遠望 同上
- 十七 大明宮遺址出土玉石佛一 同上
- 十八 大明宮遺址出土玉石佛二 同上
- 十九 昭陵六駿之一青騅 採自西安照相館
- 二十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同上
- 二十一 陝西興平縣霍去病墓 黃文弼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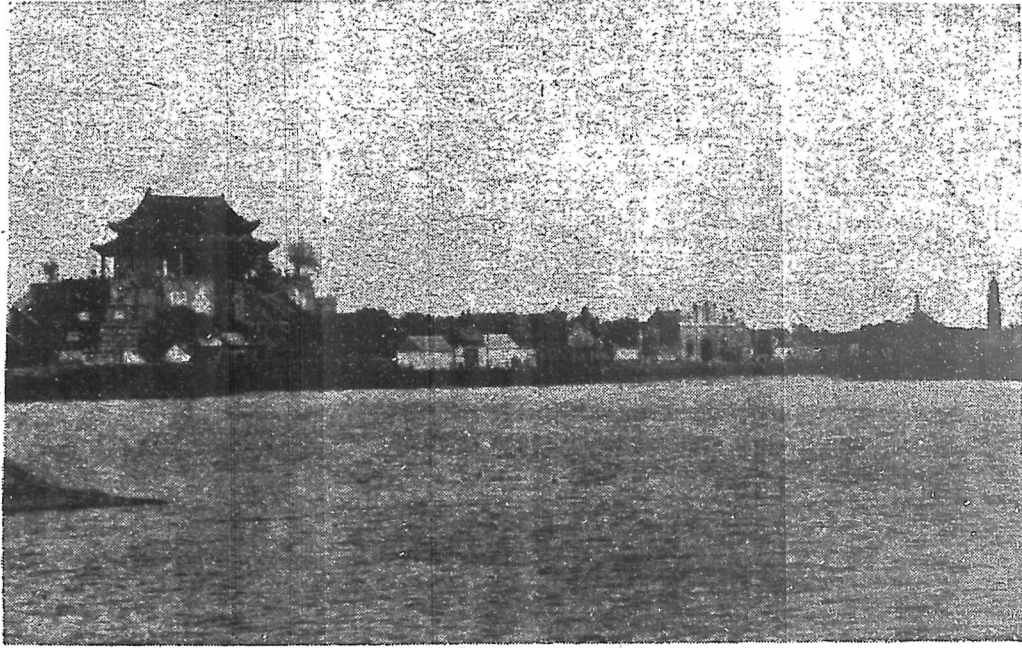
- 二十二 霍去病墓上足踐匈奴石馬 作者攝
- 二十三 咸陽文王陵前文王坊 黃文弼攝
- 二十四 西安慈恩寺大雁塔 同上
- 二十五 西安興善寺古塑一 同上
- 二十六 西安興善寺古塑二 同上
- 二十七 西安薦福寺小雁塔 同上
- 二十八 臨潼華清池 同上
- 二十九 雲崗第五石窟東佛夾持像 採自大同照相館
- 三十 雲崗第九石窟浮雕邂逅病人圖 同上
- 三十一 雲崗第十一石窟浮雕毘紐天像 同上
- 三十二 雲崗第二十三石窟釋迦及左夾持像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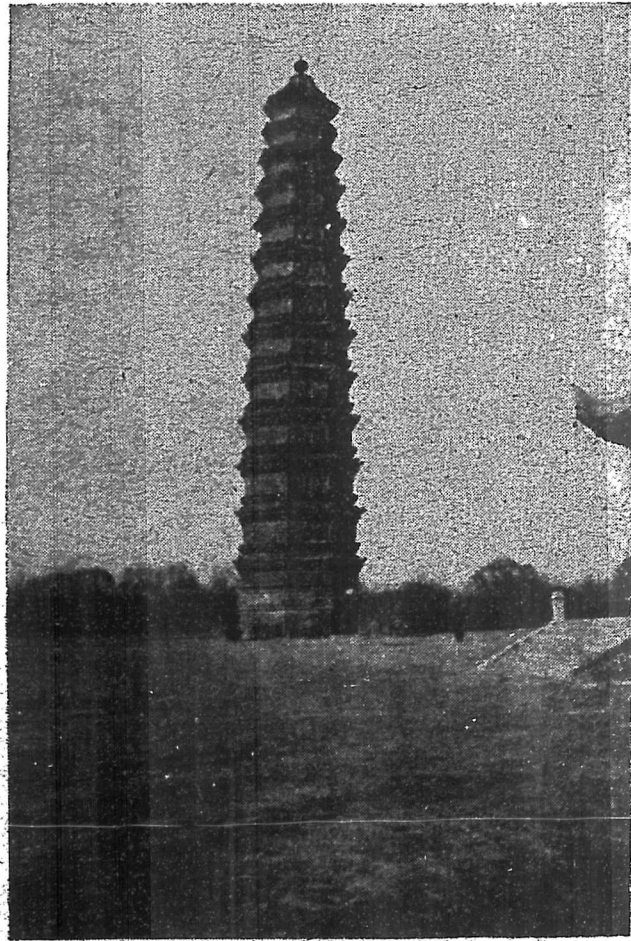
臺馬戲州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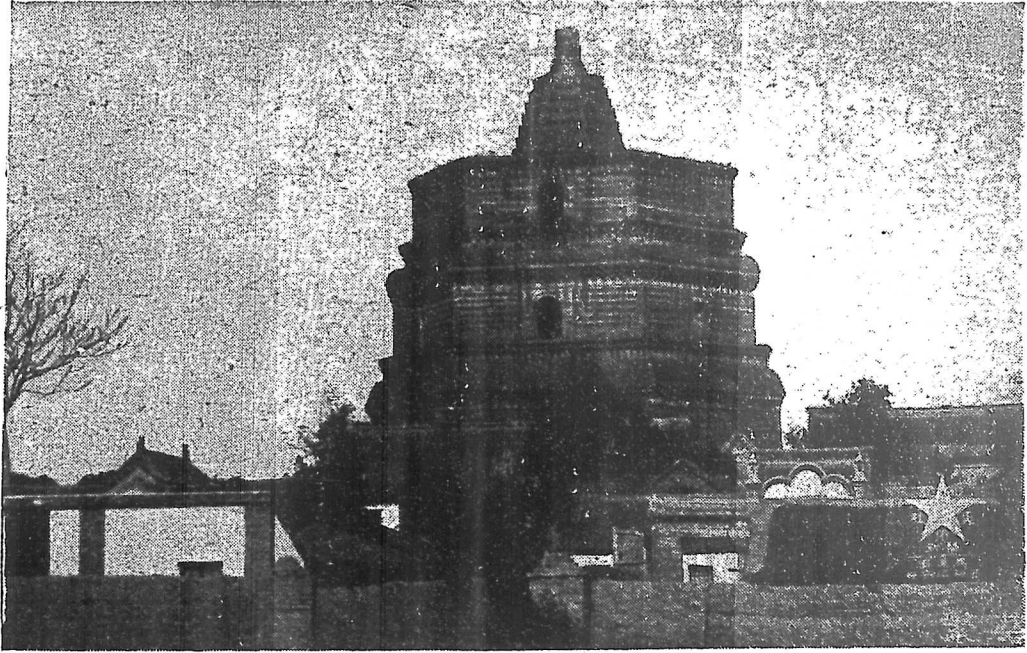
柱石廟帝關州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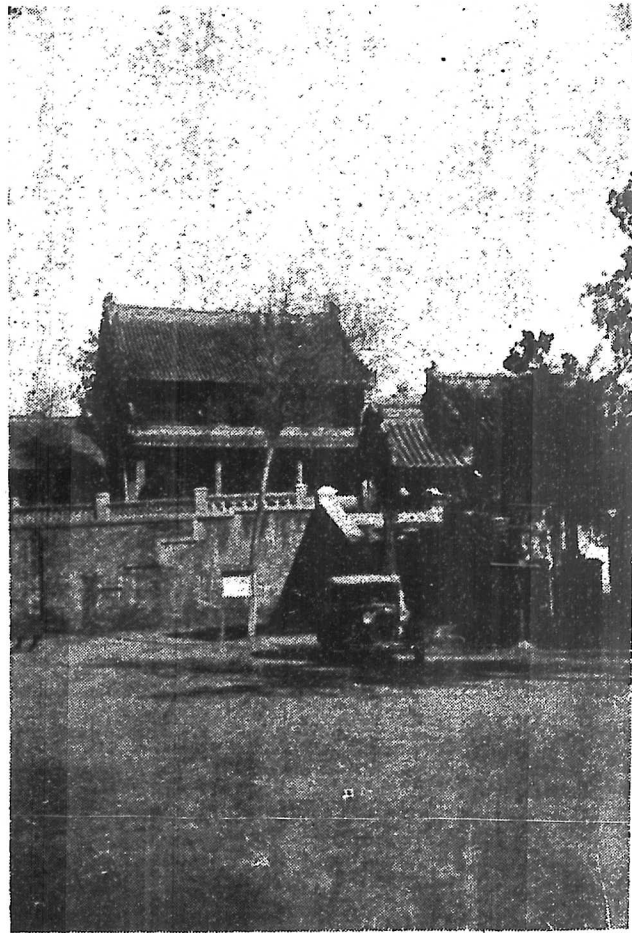
亭 龍 封 開



塔 鐵 封 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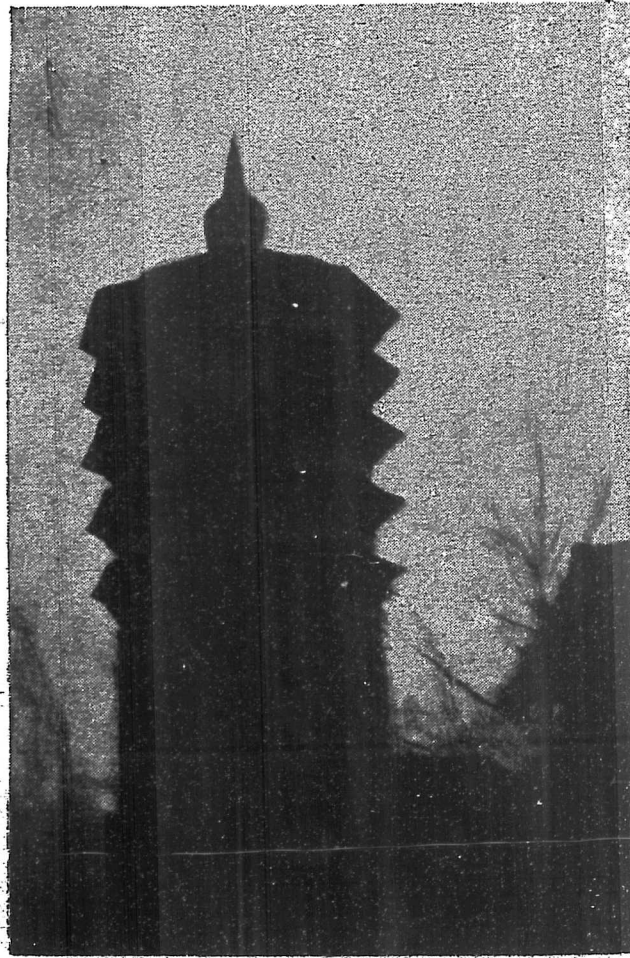
塔 繁 封 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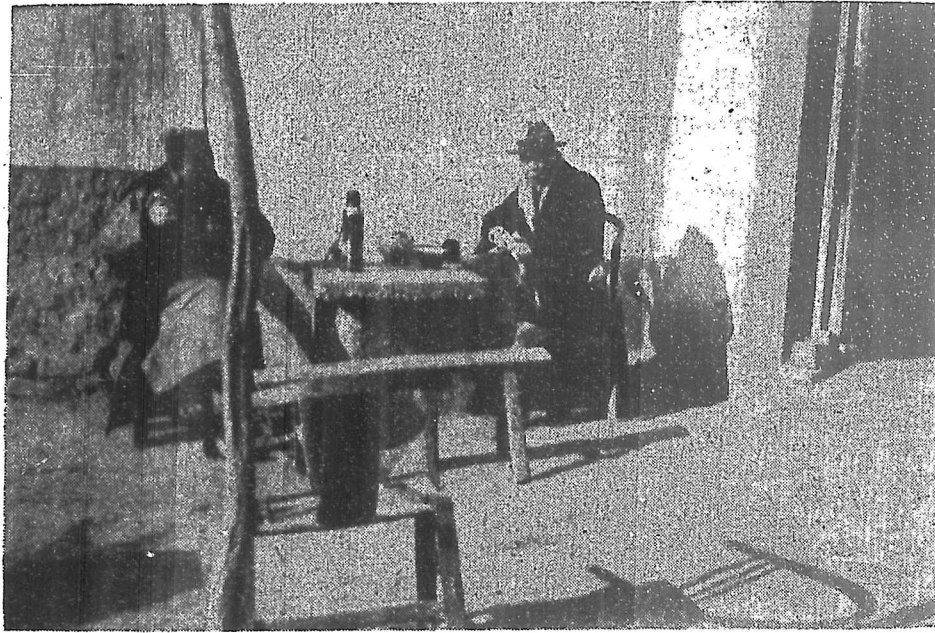
臺 王 禹 封 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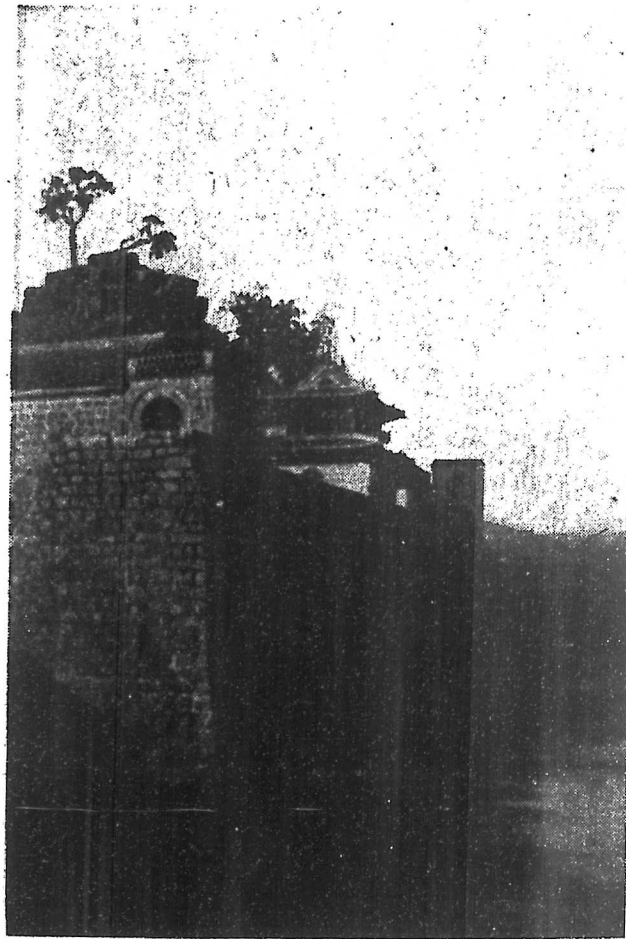
墟 殷 陽 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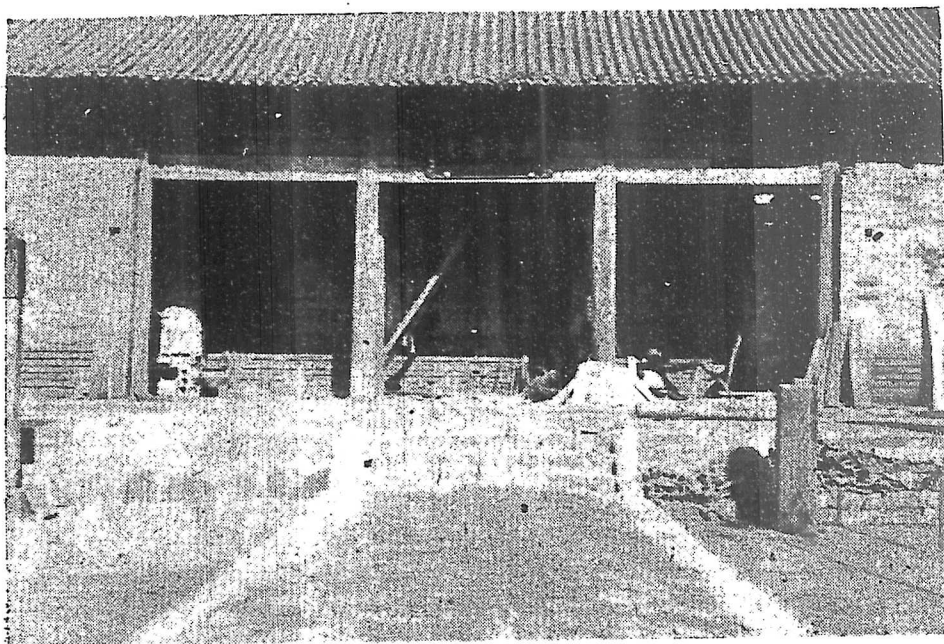
塔 寺 寧 天 陽 安



安陽西高平村



安陽寶山小南海



洛陽白馬寺大殿



洛陽白馬寺古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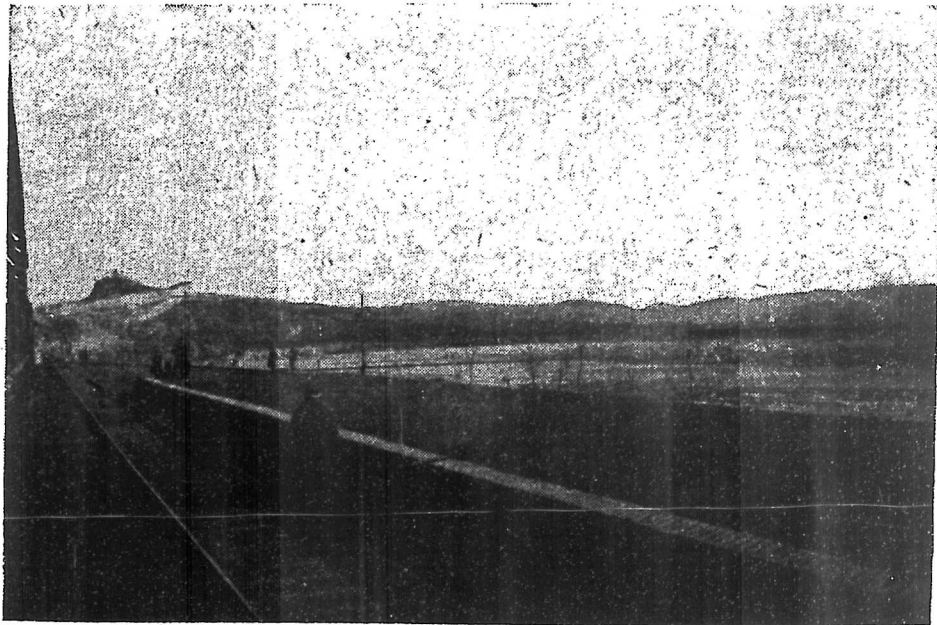
(關 伊) 門 龍



像那舍羅寺先奉門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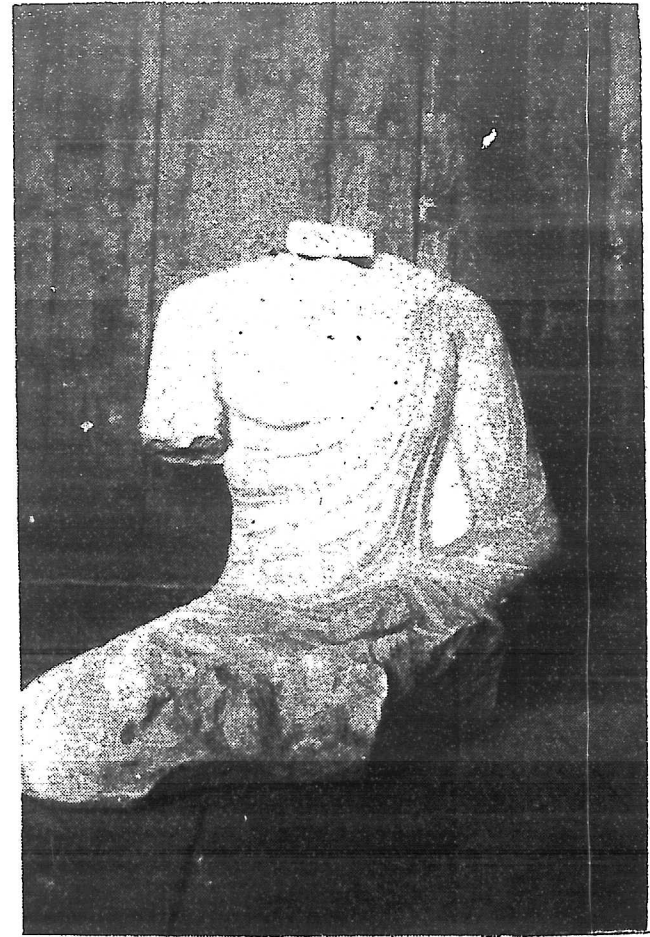
龍門奉先寺左夾持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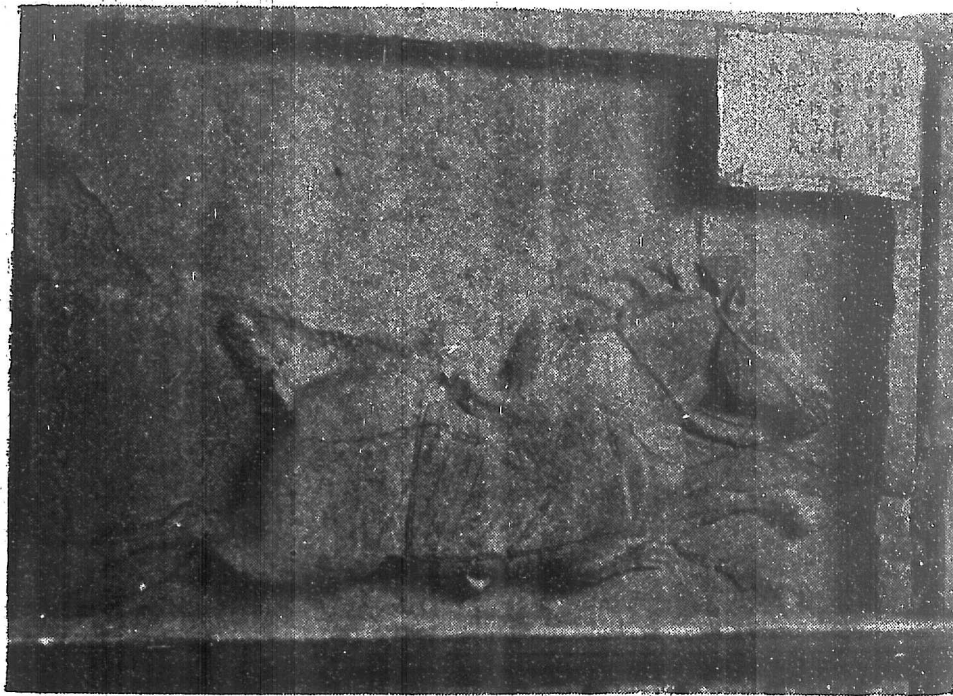
潼關遠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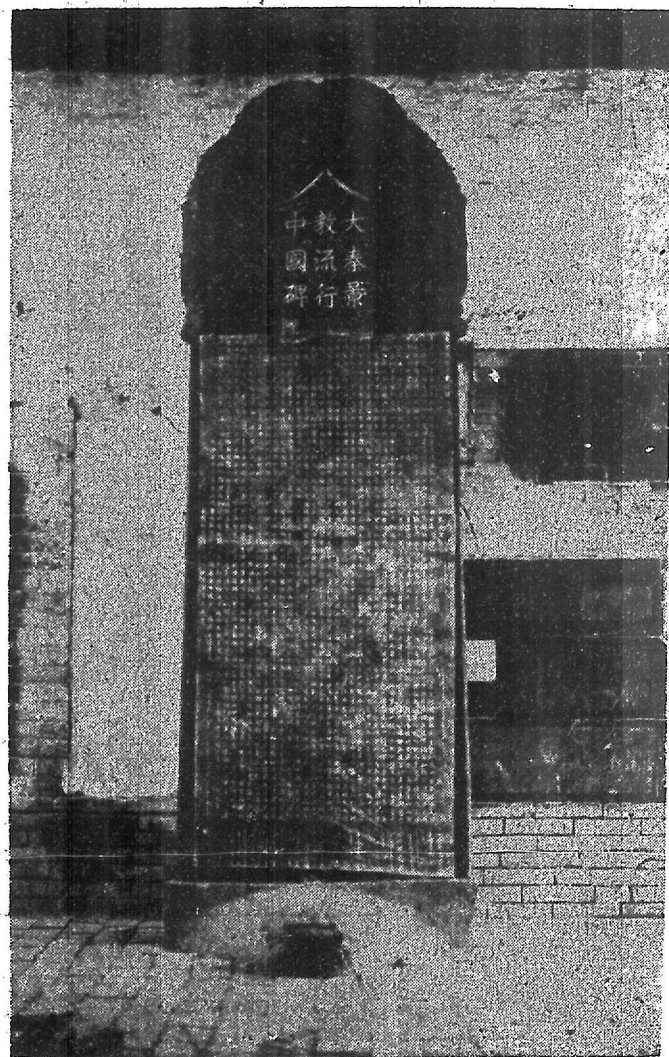
一佛石玉土出址遺宮明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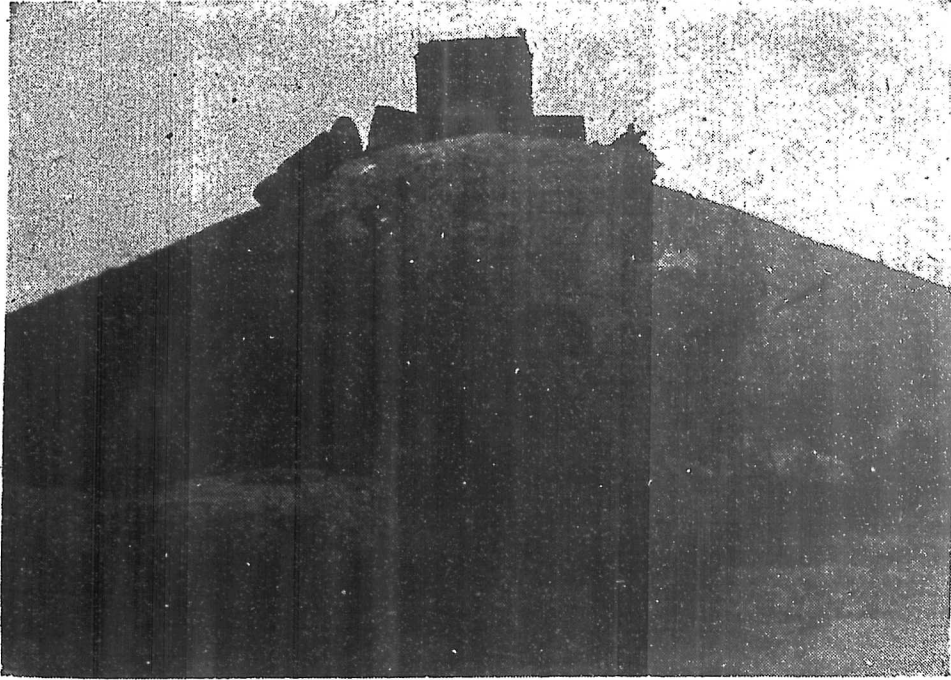
二佛石玉土出址遺宮明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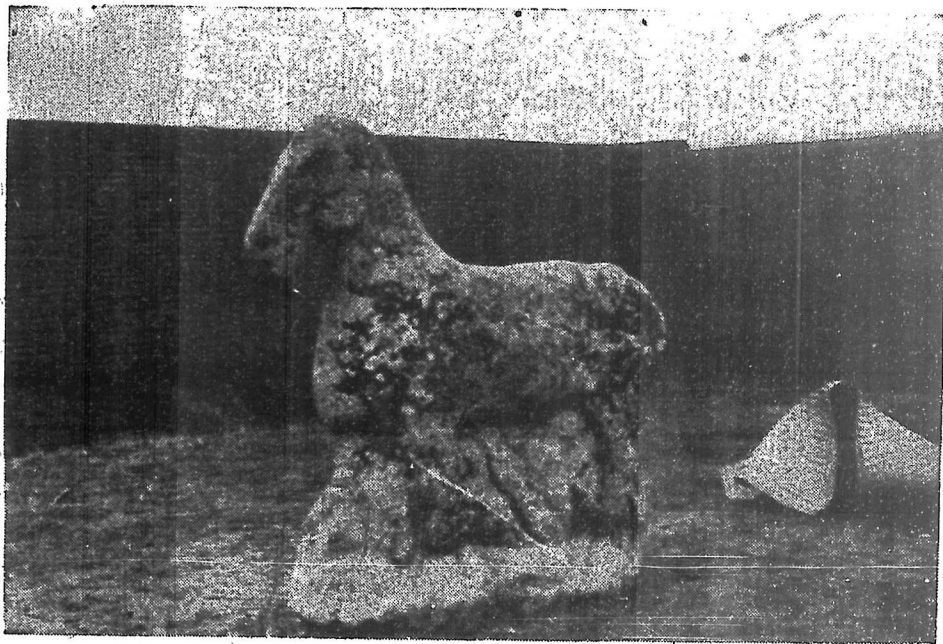
昭陵六駿之一青騅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墓病去霍縣平興西陝



馬石奴匈踐足上墓病去霍

征途訪古述記

視察豫陝古蹟記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全體會議，以豫陝一帶盜掘古物案件，層出不窮，實爲文化上之莫大損失，公推余與黃委員仲良（文弼）赴安陽、洛陽、西安諸重要地點視察情形，並略觀沿途古蹟古物之保存狀況，報會參考。余等奉命後，卽事準備，於是年十二月五日約會於四條巷余寓，董委員彥堂蒞止送行。下午五時出發，七時渡江至津浦路車站。時距開車尙早，余等與董彥堂兄，踱步於月臺，談論豫中情形，以消耗時間。九時車行，卽倚車窗與彥堂兄揮手作別。八時在車上晚餐，與仲良略談，各自回室休息。



徐州半日

十二月六日 上午六時車達徐州，下車攜行李叩津浦路職工小學校校門，呼醒余友龐校長壽峯，在校略憩，並約余同鄉陳君增善來校，共進簡便之早點。八時偕同遊覽名勝；先至公園，園在城之東南隅，景色幽迥，內有快哉亭，傳爲唐薛能陽春亭遺趾，宋李邦直重建，蘇東坡曾在亭中宴客，錫名快哉。亭中有銅鑄武士像及若干銅器物件，似皆爲明清間物，無可取之處。出亭經長堤，赴公立圖書館，內有一室陳列古陶器及鑛物標本。陶器數種係殉葬器物，據說自城東子房山出土，土人耕地於山麓，時得五銖錢及零星陶器，視爲瓦礫，初未之珍惜也。余與仲良審視明器，有獸圈、房屋及竈具等，蓋爲漢代之遺物無疑。此地有一碑廊，蒼聚石刻數十方排砌壁間，中多宋以下物；惟西壁有漢畫像刻石二方，殊足珍異。其一高二尺四寸寬八尺四寸，畫像三部分，中作古彝器，左車馬，右缺落不可審視，其中人物或立或坐，衣冠高古，約略可辨。其二高三尺三寸寬丈餘，畫像亦三部分，中作人物鹵簿車馬樓屋楹柱，明晰可辨。左面二人執刀對舞，又一人作迎拜狀，一人鞠躬以應。右方駁蝕太甚，不

能明辨。石上尙有題字，但亦模糊不可認識。按徐州遊覽指南內所載，水經注云「泗水有故石梁處，遺石尙存。」此二石出自去泗水甚近之夏鎮，故以爲泗水石梁之舊物，宜可信也。此二石爲前清徐海兵備道吳世熊所得，運至徐州衙署，民國二十一年徐州警備司令部舉以贈圖書館。余夙嗜漢代石刻畫像，十餘年來蒐羅拓本不遺餘力，今得見此兩石，喜出望外，故略記於此，以誌因緣。

出公園，穿街市，登戶部山，至戲馬臺，相傳爲西楚霸王戲馬之處。臺上有亭，亭內石牌，「戲馬臺」三字，爲萬歷年間莫與齊所書。臺下有西楚霸王之戲馬枋，此亦可信可不信之遺迹也。臺東有關帝廟一所，殿前石柱，雕刻蟠龍，所敷染之朱紅色尙斑斑可認。此殆爲明代遺物，就其雕刻氣勢而論，生動潑辣，具堅卓之致，宜善爲保存者也。至壁上砌一石刻關帝之畫竹，則後之好事者所爲，殊不足道。離戲馬臺往雲龍山，路過范增墓，停留瞻視；墓爲一土山，亦稱亞夫塚，據云墓傍時有古錢出土。余等登高峻之墓頂並檢視其周圍，在叢草中檢得陶片數種，審爲漢代建築之殘瓦，其爲古塚當可信也。

雲龍山爲徐州著名之勝地，山有九峯，俗稱九節雲龍。余等循石級蜿蜒而上，節孝牌坊，夾道遮

路時值冬令，木葉禿落，名山已呈蒼涼之狀。登高峯遠覽，城市盡在眼底，子房山遙峙於城東。黃河故道橫貫於西，舊堤隱隱可辨。余等在山頂茶社略憩，檢購拓本數種。至大佛寺即興化寺，寺內石刻大佛高三丈二尺，倚巖鑿石，氣勢閎偉，傳爲魏刻。上蓋殿宇，光線暗澹，仰視大佛，惟見領部而已。在寺內購大佛照片與實蹟對比，蓋攝影時自平地向上收攝，故大佛之鼻部與嘴部特見闊大，不能細味其真面目也。大佛前有殿宇遮蓋，殿門較大佛低下，故不能攝取比例相稱之照片，此至爲可惜者也。仲良囑余試攝一影，余謂非將殿宇拆毀，搭起高架，則無法攝得好影，乃一笑而罷。寺內尙有歐陽洵、蘇東坡等之法書石刻，余等撫視一過即出寺。山上古蹟石刻甚多，不及一一細覽，下山時經大士岩，觀清代石琢之大士像。至山門，現暫爲兵房，內有石刻吳道子觀音畫像，石高丈餘，觀音像線勢盤旋，古趣橫溢；審視碑陰，則有正統五年字樣，因知此碑必係明代重刻或仿刻物；然此碑爲茲山石刻中之珍物可斷言也。

下山驅車至銅山縣政府訪王公嶼縣長，又至縣立師範訪徐西明校長，皆不值。轉至隴海路車站，時已日午，購車票並招呼行李上車，至十二點四十分開車西行，即與壽峯、增善作別。下午九時抵

開封，河南古蹟研究會派人到站來迎，即驅車至城內，住宿於大金臺旅館。

開封之盤桓

十二月七日，上午八時河南古蹟研究會郭子衡（寶鈞）先生來訪，郭君籍貫河南南陽，久在河南從事考古工作，對於該省盜掘古墓情形甚為諳熟；余等聽聆其陳述，認為至有價值。旋赴省政府訪方秘書長，接洽赴安陽洛陽兩地視察事宜；並承慨借汽車一輛，以為遊覽城內外之需。復訪民政廳長李培基氏，詢其辦理盜掘古墓案件之經過，李君對此大發議論，然未有若何切實之辦法也。至龍亭，觀其地勢及建築，氣象甚佳。其旁即河南古蹟研究會，此會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言語研究所與河南省政府合組，今主持其事者為郭君子衡。余等入內觀覽，一室滿貯古代陶器、兵器、用具以及明器，種類甚夥，皆為該會數年來所苦心蒐集者。另一室為近年自濬縣掘得之周朝晚期銅器，數量亦多，余等一一審視，郭君子衡又復加以說明，倍深興趣。銅器中之車輪軸殼，方相假面及帶飾上之一羣小饕餮，皆為余個人特感濃味者，把玩比視，手不忍釋，安得有閒歲月埋頭作一番研究。是日

中午，劉主席經扶宴翁詠霓先生，邀余等作陪。蓋翁先生赴蕉作整理中福煤礦，方道出開封也。余等至聯歡社赴宴，席間晤教育廳齊廳長，李省委敬齋，順便請彼等注意盜掘古物事件。

午後赴省立博物館，先參觀館內所藏北魏及隋唐石刻，魏石中正光五年劉根造像爲著名之刻物，高約尺半寬約五尺，中間所繪佛象及供養，至爲精緻，可視爲北魏佛畫之重要資料。數年前顧鼎梅先生貽余此石拓本，甚爲珍惜，今見原石，欣快可知。墓誌以元氏八種卽元彬、元懷、元騰、元譔、元父、元暉、元昉、元寶建，爲精異之品，其中若干墓誌蓋上之花紋，刻鏤精巧，可窺測當時裝飾藝術之一斑。館內唐代墓誌亦甚多，如泉君墓誌銘，爲唐誌中出類拔萃之物，他處鮮見其匹敵之品。其他諸石刻或堆積廡下，任塵土之侵蝕，或露置庭院，雖風雨亦無蔽，余與仲良嘆息久之。略觀漢唐明器及其他藏物後，至陳列新鄭銅器之一室，諸器爲春秋時物，或謂鄭所獲之楚器。此先民偉大之制作呈現於我人之前，我人咋舌讚嘆，不禁失色。嗣細觀型式及花紋，玩味良久始已。既離其室，此等鉅製猶盤縈於余之腦海而不渝，藝術之感人歟？抑先民精神之感人歟？館長關君百益招待茶點於其辦公室，出示其新編河南省通志金石志圖錄，蓋爲大本鉅冊，裝幀華美，用珂羅版選印銅器石刻。余私付

斥數萬金以印此舊式之金石圖譜，殊不值得；且諸種石刻不攝取原石而徒影印搨本，則觀拓本可也，何必浪費至此，然關君與致殊豪，倘余直陳所懷，必不以愚見爲然也。

赴城東北隅觀祐國寺，狀殊荒落；廣場中直立鐵塔一座，爲開封名蹟之一，故此寺又名鐵塔寺。塔係宋乾臨年間所造，毀損於元末兵亂，洪武二十八年嘉靖三十三年先後修葺。塔形八角十三層，初層廣約丈五，自塔基至頂約高二十餘丈。塔門封閉，不能入內參觀。塔外壁面之琉璃磚，或施黃釉，或施綠釉，有雙佛龕，五飛天，龍紋及花紋等之陽刻，在全體上甚爲美觀。余等攝影畢，復遠視形式，覺均整妙麗，確爲宋代之遺構也。

至河南大學，參觀新建築，建物以西式爲骨幹，略參中土舊制，此爲今日流行之形式。惟大門朱漆雕鏤，與簡樸之全部機構，殊欠調和，此由於故意求顯中國之體製而惹起之缺憾。參觀該校圖書館，見其編目典藏出納管理，使用新式，甚爲妥當。轉至省立圖書館，略翻關於河南掌故之書籍，時已入暝，卽至樊樓飯莊晚餐，郭君子衡，關君百益，河南古蹟研究會主席某君，省政府秘書馬君非，百皆在座。馬君頗關心盜掘古物案件，前此曾予學術機關以助力，此次行將出發安陽一帶視察政治，盜

據案件亦爲其注意之一端，故言談間甚爲歡洽。

十二月八日 上午八時早餐畢，郭君子衝來訪略談，遂同駕汽車赴黃河觀覽。九時半出城，十時達河岸，岸堤下堆集土敏土之鐵筒甚多，聞省政府正在築引水機，俾引黃河之水以灌溉附近之田畝。余等來往步於河堤，觀覽黃水，時適水淺，惟見崎嶇之沙塘中樞行數支委婉之細流而已。回途至城東國相寺，寺後卽繁臺，內有繁塔一座，亦爲著聞之勝蹟。有石刻萬歷四十五年繁塔寺重修記，可以考見寺塔之興廢，茲節錄碑文於后：

「大梁古蹟莫不知繁臺，蓋師曠作樂於此……繁臺寺三，而天清其鼻祖也，肇建五代，周顯德中爲天清節，故以名寺，今所稱繁臺塔者，卽當日興慈塔也，宋太平興國二年重修，元末兵燹，寺塔俱毀。國初重建而削塔之頂，僅留四級……爲劉王氣故耳。國相寺者本天清寺之前樓，洪武間僧勝安棲之……周國主穆然思維，而有感於衷焉。遂捐帑萬緡，鳩工庀材，三寺一殿，同時並葺，金碧視昔加麗，棟宇視昔加隆……」

明初將塔截頂，可謂此塔遭戮首之慘，故今下三層爲舊物。萬曆年間修葺，又遭明末流寇之毀損，至

清初重修，上五層之小塔殆成於清初。塔形六角，初層甚巨，依次而上，逐漸減小，猶存昔日壯偉之觀。壁面方磚，邊緣花紋，中爲小佛像，皆陽刻，敷以暗碧之釉藥，全構宏麗，爲宋初建塔之重要資料。稍遠望之，大塔中插一小塔，而小塔既非塔頂，儼如將較小之模型暫置於大模型中，故呈現離奇之狀。

出國相寺至吹臺，臺在農林場中間，後人祀夏禹王於此，故又稱禹王臺，觀其堂宇，似近代修建，內有康有爲所書石刻。聞某君云，聖公會內有猶太教之石刻，亟往訪觀，則爲正德七年所立之道教碑，不禁廢然。至和盛莊午餐，返旅館，民政廳李廳長來訪，略談作別。余等以時間關係，即準備行李，下午三時乘車西行，五時半抵鄭州，停息旅舍，通電話詢問鐵道部扶輪中學校長吳乃立兄，云已赴京。及九時乘平漢快車，向彰德出發。

安陽小住

十二月九日 黎明三時半抵彰德，中央研究院殷墟發掘團派人來站招料，即導往城內，余等於霜天黑月之中，車聲轆轤，穿越委曲而陳死之市街，良久始達冠帶巷該團辦事處。至則李濟之、梁

思永兩先生皆披衣起迎，余等擾其酣夢，至覺心感不寧。便共進麵食，談論沿途見聞，時雜談諧，在興奮豪邁之氣分中，盡忘數日來行旅之苦矣。至上午六時，始各回室休息，余與仲良共寓一室，對床而臥，既滅燭，猶絮絮談視察之計劃也。

上午十時起身，詳審發掘團所提供之材料，始大驚異，以爲此種大規模之盜掘，決非細人無知之輩所爲，而背後操縱指使者，有不可忽視之惡勢力在也。下午訪行政督察專員兼安陽縣長方策（定中），梁君思永同往，余等說明來意並解釋地下古物之重要性，希望地方長官注意其事。方表示到任以來對此類案件，凡有確實證據者，無不嚴辦；並縷陳辦理經過。最後對於新近發生之十一月十五日黑夜盜掘案有所申述。案此案有專員公署偵查員李冠參加，情節離奇，詳發掘團關於此案書面記述，茲不具錄。余等聽聆方專員之陳述後，對於案情中重要關聯之點特別提出，請其注意，並希望其對於該案迅速使其水落石出。安陽一地，盜風之熾，既若是其驚人聽聞，余等乃決定明日前往盜區視察，以作實地之勘驗。

十二月十日 上午九時，余等偕李委員濟之、梁主任思永，由冠帶巷出發北往，渡洹水，朔風迎

面，泥塵散揚於天空，如沈入在濃霧之中。余衣單薄，幸濟之借余外衣一襲，以衣領裹頸，蜷縮於洋車之中，爲低弱之爭扎。又往西轉北，至紗廠下車，躑躅曠野，阡陌之旁已見盜掘痕跡。此地殆已爲殷墟之區域，余等檢拾瓦物視之，皆爲古陶之碎片。仍西偏北行，歷大司空村、小司空村、武官村；沿途盜掘坑穴，累累皆是。坑作長方形，穴口寬約二尺，長四尺或一丈不等。余等下車探視深度，或深三四尺，或深七八尺。間有週數丈之坑穴，而其深度更爲可觀。此等坑穴，或已填土，或仍爲深坑。仲良按照路線圖隨記坑穴，不下數百處。此僅限路傍所見，而視線所不及處，不知尙有幾千萬也。過武官村復往西北行，達發掘團之現工作地點。時發掘團正從事於東西兩處亞形巨陵之發掘，工程深已數丈，凡墳穴之構造，出入之通路，隧道之敷設，皆歷歷可認。余印象中，最感欣快者，則一般工人與科學工作人員打成一片，埋頭工作，愉快邁往之精神，洋溢於發掘場上；蓋美滿之成績率由堅苦與愉快相互緊統而獲得者也。余等參觀工作情形後，往東越一小路，約百餘步至武家墳園，園內叢植柏樹，故又稱柏樹墳。在墳園西首，盜坑甚多，約計三十五穴，皆作長方形，口寬二尺，長四尺，深約三尺。梁君指示余等曰，此卽十一月十五日黑夜所盜掘者，亦卽捕獲盜衆李冠等之地也。余等審視之下，確認爲新坑。

雖間有數處填土，而鬆疏可認，此乃盜衆事後所爲希圖掩跡者。時安陽教育局長張韶華亦蒞止，相與驗明。余等再從此地兜繞發掘團之現工作地點，見四週類似之盜坑，尙不一而足，推想由此類事件而損失之古物，不禁喪然。

及午，赴侯家莊發掘團宿舍，面上滿堆泥塵，以掌撫之，滿掌亦爲泥塵。於是具水盥洗，水與巾皆烏黑如染。濟之作豪語曰：數月未嘗此風塵，此來再嘗，倍覺爽快。室內有一框匣置新發掘之織物紋繪，用朱色及黑色所繪；此爲最古之繪畫資料，古代繪畫用色，朱黑最爲普遍，中外皆然。此物因年代久遠，織物與泥土膠結不分。由梁君思永精巧之手腕，剖切黏貼織物之泥面而裝於木匣，時漬水勻泥，使不乾裂；故我人見之猶覺畫面上繞有墳隴中之陰氣也。在此午餐，下午一時半復出發，過洹水南岸，轉向東南行，至孝民屯，亦見累累之盜掘坑穴。梁君思永云：自此以南若干里，沿途皆可見密布之盜掘坑穴也；余等以時間所限，不及遍觀，而所得材料已足徵實盜風之熾烈。由孝民屯東南行，過王裕口至小屯，此爲中央研究院前屆之工作地點；盜掘坑穴，亦隨處皆是。余等憩息發掘團所築之所謂般式小屋，此乃發掘工人休息之處，卽攝影以留記念。此小屋之壁上有粉筆書寫之標語云：

「祇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又「壓迫平民生活之董（彥堂）梁（思永）誓與拚命。」蓋爲盜伙所書而恐嚇發掘團主持人者。余等轉往袁家花園，卽袁世凱之別莊，花園西首亦有簇新之盜坑一處。花園今爲高級中學，入內參觀，校長某君樸厚可親，導至西偏，各級分院教讀之處，校長謂此袁氏當年分院以處其衆多之美妾，一妾領一院，使各安其居。今移作校舍之用，甚爲適宜。旋赴袁墳，聞此墳爲朱啓鈴所設計，墳前有石雕文武官員、石虎、石馬，然技術卑陋，了無生氣。出袁墳，卽驅車過返安陽。

余等於下午五時返寓，方專員來訪，卽將本日視察所得之情形告之，並詢其意見。彼此談話甚多，彼之表示，亦殊懇切。然有兩點足使我人注意：（一）刑法上對於盜墓處分甚輕，犯者往往甘受數日之禁錮而一犯再犯。對於此點余等在開封時已考慮及之，以爲可援北平軍分會所擬辦法從嚴處治。（二）農村破產，人民生計斷絕，不得不營此等不正當之勾當，以圖僥倖獲利。對於此點余等之見解，以爲苟所掘獲之古物，其出售之代價全歸人民，亦一佳事；奈今日之盜掘，組織嚴密，古董商爲靈魂，土劣爲保護人，人民爲犧牲品。所售出之代價，徒飽古董商與土劣之腰袋，而人民所得微

乎其微。故農村破產云云，驟聞之似亦言之有故，細味之則全無根據。矧古物爲文化產物歷史材料，非通常之經濟產品可比。余等又謂今國家保存古物與骨董家之玩弄古董截然兩途，余等個人絕無古董之嗜好，所以斤斤於此者，一古物離其埋藏地點已失去其大部分之考史價值；一古物流入骨董家之手，無異石沈大海，學者不得據以研討；一古物流入外人之手爲國家之重大恥辱。方專員聞余等所言，似亦感動，並允嗣後發現此等事件，嚴究不貸。晚飯後與濟之思永談至深宵而息。

十二月十一日 清晨本地新聞記者來訪，余等告以此來任務及昨日視察之印象。中有一記者謂，此地盜掘古物已成風習，每次盜掘，區長保長以下無不預聞，盜賊出售後，此輩得分潤甚多。北平、天津、上海等處之古董商，在此地皆有祕密辦事處之設置，而區長保長則爲古董商所利用。古董商有時且偕同外人來此坐收，可云無惡不作。當初古董商尙有忌諱，自去年集資五千元，捐助成立古物保存會後，乃公然貿易，肆無忌憚矣。余等甚感其提供新消息，卽請輿論界時時注意糾正社會之惡習。

上午赴古物保存會，詢主任委員裴希度以該會組織狀況，彼謂由紳商募資組織，呈由縣政府

立案者；出示委員名單，縣長及紳商不下二十餘人，皆爲委員，而捐資相助之古董商王某、李某、邢某亦列在名單中爲委員。所藏之物真贋雜陳，有古銅器，有古陶器，有魏齊造象等類。此類陳列品之來源有古董商所贈與者，有縣政府沒收而移交者，有熱心之士所捐贈者，其中固不無可觀之品，然亂七八糟，令人不耐審視。該會既藉古董商之力而建設，不啻爲保護古董商而提倡盜掘之機關，余等以爲縣政府應加糾正而收歸於教育局辦理，此點容與方專員商說也。余等在陳列古物之二室盤視一過卽出，在走廊下見碑刻數方，則爲唐代墓誌：（一）大唐故處士張君墓誌銘（龍朔元年）（二）大唐故處士康君墓誌銘（神龍元年）（三）大唐故處士宋君甘夫人墓誌銘（開元十七年）；揆讀一過，文字不佳，且無內容，殆爲當時之赴告，自非珍品。又在門限旁見一木版舊刻，審視之，則爲古天寧寺圖，可考見天寧寺舊觀，乃雇工印刷一份。又聞吳道子所繪大士像數大幅，自大佛寺移存於此，發卷觀之，審爲明人作品，吳道子云者，耳食之辭也。

飯後在寓，起草視察報告畢，與濟之思永談話。下午四時赴天寧寺，按安陽縣志卷八，此寺「周廣順二年建，元延祐二年修，明洪武初，置僧綱師於內，成化五年重修，乾隆壬辰彰德知府黃邦寧重

修。但據嘉靖三十七年睿製重修天寧寺塔碑謂「鄴有天寧寺，創自隋仁壽初年。」則隋朝時已建，周或據其已毀之址而重建也。大殿內塑佛三尊：釋迦、藥師及彌陀，雖經屢次修飾，而喇嘛教式之寶冠，尙明晰可辨。殿前及左右列禪家三十六祖大象，可知其傳教源流之所自。大殿西南首之大塔，爲著名之建物，塔作八角形，高五層；初層甚高，自第二層起逐漸低矮，但自下而上逐層體積漸大，其形式甚爲別致。初層磚造，壁面施以美曼之雕刻，第二層以上磚木相間，備顯技巧。塔頂亦爲喇嘛教式，更顯瓌璋之觀。就其建築而論，殆爲元延祐間物，而歷明清重修者也。觀古天寧寺圖刻本，梵宇園林，曲折幽邃，而所佔面積亦殊廣。縣志記天寧寺甚略，茲錄其圖記於左，以見清代重修之概況。

按天寧寺在彰德府治西北里許，始建於隋仁壽初，繼修於周顯德中，宋元之間，相繼增修，明洪武間置僧綱師於此，規□□□，甲於河北，梵唄之聲，喧然不絕，爲南北叢林冠。寺有塔，高五級，由下而登則漸寬敞，其顛則爲平臺，週遭約容二百人，遠眺□行，歷歷在目；居郡庠之良位，堪輿家皆稱關係閭郡文風云。歷年既久，諸殿悉成瓦礫，惟此塔巍然獨存。乾隆庚寅冬，郡貢生□□等，公□捐修，始而以工大費繁難之，旣而樂輸者雲集，於是清釐基地，遴選紳士之能事者，得張彬、田百毅、

王調元、申慶曾督工；田澗、慶遠、張本、王慶元之經歷；費德軒、安史士、威、稽查之勤；知府遠亭黃公則董其成。自辛卯二月開工，迄壬辰八月告竣，計重山門外照牆一堵，路東關帝廟，迎路元帝廟，護寺土地廟各一所。陀羅尼門三門，左角門曰吉祥，右角門曰如意；左門內舊有井，甘冽異常，居民共汲，衆議欲塞，而黃公獨作銘以留之。旁置井神廟一區，天王殿五間，東西鐘鼓樓各一座。鐘樓之北爲文昌閣，鼓樓之北爲文峯塔，重爲修飾，並於頂上建屋一間，以避雨淋之患。創造大殿五間，東地藏殿，西無量殿，左右客堂齋堂各二十餘楹。齋堂東北有舊瘟神廟，每歲地方官例以五月五日致祭。重修雷音殿七間，東西禪房各五楹，延壽殿五間，東太守廟祀甲子諸神，西陶許廟列供歷代名醫。觀音殿五間，東五龍廟，西財神廟，彌陀龕一區，東火神廟，西漳洹河神廟，凡七進。自雷音殿而東爲方丈曰聞樾堂，再入爲高僧祠，由方丈而東爲慕韓園，園有放生池，池跨石橋，植以蓮藕，壘土爲山，循以欄楯，爲亭者三，曰一覺，曰達觀，曰清風徐來；爲堂者一，曰鳶飛魚躍；爲迴廊者六十有二，竹風蕉雨，意致可觀。池之北爲呂仙殿，殿後爲神工廟，木石泥水匠作自營以祀公榆子。雷音殿之西爲三師堂，畫塑油漆諸匠，建奉厥祖。畫寺界，築圍牆二百七十六丈，以防後之

奸徒侵佔。共用樂輸銀二萬有奇，一切部署皆黃公親爲相度，其用心蓋良苦矣。今則煥然一新，遠近稱爲勝覽。謹刊此圖，使後人知黃公之守彰，百廢具舉，此爲一端云。乾隆三十七年歲次壬辰八月吉日謹識。

天寧寺在今日，已甚荒涼，而周圍建物雖可按圖索驥，但多改建作別用，故此圖記猶可爲考獻之資。

寶山石窟

十二月十二日 余等以寶山爲安陽之佛教名域，有石窟之留存，爰偕濟之作寶山之遊。晨六時起身，七時半由冠帶巷出發；以該地前有匪警，承方專員派陳班長隨行。出城向西，過梅元莊、北流寺、北曲溝、西曲溝，皆坐洋車沿汽車道以行；汽車蓋直達水冶，余等則由西曲溝折向西南行，至西高平村略息，余與濟之互攝一影以留紀念。復向南行入山，山產煤，質良佳，煤以驢運，驢車擁塞道途，頗礙通行。沿安陽河岸西南行，至南張武村，寨門弧形門枕石造，雕刻花紋甚古。渡安陽河石橋，橋東有土坡隆起，爲舊壘遺址，上坡檢拾碎瓦視之，似爲漢代遺物。橋西爲北方山村，改由涸河中行，十一點

五十分至天禱鎮，此鎮肇建隋代，往昔當爲繁盛之區。是時保安隊一列由山北渡河來護送，直向南行，越山嶺，十二點十分至善應村。有河流自小南海來，貫於東西，余等傍河而行，南向過石橋，橋橫列石條而建，低而平，邊緣爲犬牙形，以防急湍之衝毀，誠美製也。余等在善應村區公所略憩，進午餐，啖麵包粗食，殊覺甘美。下午一時四十分，舍車雇驢，向寶山出發，余不善騎驢，驢又劣，騎數分鐘即覺尾骨挫磨作痛，然以入寶山之興至濃，奮不顧他。余等過小南海之北岸，見山邊有淺窟數窟，佛頭已被斲去。二時二十分入山轉向西北行，過黑玉口，盤旋於山嶺間，風景幽絕；三十分至寶山寺，余等目的已達，狂喜不置。

寶山寺始建於魏，隋稱靈泉寺，歷駐名僧，爲此方巨刹。余等入其域，荒蕪寥寂，望而知爲人跡罕至之地。現存大殿五楹，殿前走廊左面壁上嵌砌一石碑，曰：「魏武定四年歲在丙寅四月八日道憑法師造。」殿後觀音閣，內塑千手千眼佛像，雖覺剝落，猶存壯麗之觀。殿前有新築之玉皇廟數楹，亦殊冷落。寺前小丘有隋靈裕法師塔，宋紹聖元年建立，此爲磚造二層之方塔，塔頂有承露盤，盤上有寶瓶，蓋爲宋代建塔之流行形式。越寺而至北面之高岡，僧侶之燒身塔林立其間，有道憑法師燒身

塔，靈裕法師燒身塔等，墓形奇異，倚巖鑿壁，一區一塔，此種偉觀爲他處所罕有。

西往里許達萬佛溝，山巖石窟甚多，其較小之窟大率爲淺龕，佛像亦爲浮雕，然破損已甚。其較大之石窟曰：大留聖窟，在南峯北部中間，方約八尺，又稱硃砂洞，爲東魏道憑法師所造；中置石刻佛像釋迦、彌陀、彌勒三尊，惜佛頭被盜，就其雄偉之佛軀而觀，猶可想見東魏雕刻之豪象。曰大住聖窟，在北峯南部中間，方約丈許，又稱饗堂窟。入口外壁有石刻云：

「大隋開皇九年己酉歲敬造窟，用功一千六百廿四，像世尊用功九百，盧舍那世尊一龕，阿彌陀世尊一龕，彌勒世尊一龕，三十五佛世尊三十五龕，七佛世尊七龕，傳法聖大師廿四人。」

按此窟爲靈裕法師所造，續高僧傳卷九靈裕條下云：「後於寶山造石窟一所，名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面別鑄法滅之相，山幽林竦，言切事彰，每春遊山之僧，皆往尋其文理，讀者莫不歎歎而持操矣，其遺跡感人如此。」則所謂大住聖窟者，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之簡稱也。入口外壁，右刻迦毗羅神王，左刻那羅延神王，皆身衣武士之裝，頭戴天冠，一手執劍，一手執三叉鉞。迦毘羅神，被飾有三鬼面之胸甲，膝頭裹有飾以象面之堅甲，足踏驢背。那羅延神王，武裝之上更裹以袍，足踏牛背。兩神

長髯威武，宛如老將，蓋爲寫實之浮雕，令人見之，疑爲 Michelangelo 所造之摩西像也。此兩像描摹人性之偉大，全體氣象雄渾，爲浮雕中之傑構，亦爲唐代雕刻之直接前型，至可珍貴。窟內北東西三部分，皆本尊與夾持；北面以盧舍那佛爲本尊，右菩薩左羅漢；西面以阿彌陀佛爲本尊，左右菩薩；東面以彌勒爲本尊，右菩薩左羅漢。惜諸佛頭被盜，無從觀其體製，就其衣紋而言，簡樸勁健，亦爲達到唐代雕刻之前型。石窟四隅刻柱形，其上造七佛及三十五佛小坐像；天面中間刻蓮花，四方刻飛天；華美壯麗，希有之奇蹟也。寶山全域石窟之毀損，令人見之咋舌，據土人云，民國七八年間駐軍毀損大部分，後屢由古董商竊擊佛頭以去，故絕少完好之佛像。

天色將暝，驅驢欲行，濟之見山上所產白石，質潔而細，欲購一塊運入城內，用以仿製新自般墟掘得之石刻饗餐跪像；惟以運輸艱難作罷。余等乃離山長驅而下，至小南海，落暉暗淡，月色微明，左傍山坡，右挹水流，景色幽麗，而遠處水磨轆轤之聲，因風送耳，又覺別饒韻味。回至區公所，時已五時半矣。晚飯後即睡於公所，屋內煤爐氣惡，窗戶直闔，身乏夢酣，未覺嚴寒之來襲也。

十二月十三日 晨六時起身，進麵食後即由區長某君導遊小南海，由善應村出發，沿南岸西

行，在村西王懷信宅中見一元朝聖旨碑，碑高丈餘，其旁爲廁坑，碑後雜堆柴草，其上蓋以陋劣之茅屋頂。碑文半爲白話文，半爲蒙古文，茲錄白話文於后：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廕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行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禪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聖旨裏和尙，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休著者，告天祝壽者，麼道有來，如今呵，依着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彰德路有的善應儲祥宮裏住持的提點，葆和顯真弘教大師陳道明，彰德路有的宮觀提調，着行者麼道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宮觀裏，他每的，房舍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與者，稅休與者，但屬宮觀的水土園林碾磨店舍鋪席解典庫沿堂，不揀甚麼他每的，不揀誰休倚氣力者，更這陳道明倚着有聖旨麼道，無體例勾當休做者，做呵，他不怕那甚麼，聖旨。

虎兒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倉有時分寫來。

此碑碑文武億安陽金石錄卷十，馮承鈞元代白話碑內皆曾抄錄，關於考釋及白話用語可參閱上列兩書，茲不贅陳。安陽金石錄謂碑在善應村菜園，今菜園已蓋茅廬，爲王懷信之住宅，桑田滄海，將

來不知又如何，故錄其碑文及記其所見如此。復步行至小南海，泉水自石罅湧出，匯流成澤，往東北流者爲涇水，故此地卽爲涇水之源。羣山環峙，海水鋪接山麓，臨海突起一小丘，丘上建觀音閣，古柏一株欹側閣外，低矮之長橋，穿貫海心，望之如蜈蚣，幽致盎然。余等攀登觀音閣，下丘傍山麓狹道而行，過長橋而至北岸，乃與區長作別，坐洋車回城。九時半抵天禧鎮，復沿河行，至煤窰，過北方山至南彰武村，皆余等來時之舊路也。由此往東偏北行，約十時半在高原上望見低窪處有一梵宇，乃下車訪觀，寺曰營崗，據碑文創自漢季，歷唐宋迄明成化間，屢經重修。余等進山門，入大殿，佛像甚多，皆係陋塑，且剝落殊甚。兩旁佛龕之石案，施有浮雕，奔馬飛鳥，極盡生動之致，疑爲隋唐時物。正殿面對小閣，閣有雙門，繪兩胡人像，手執戈而立，生氣充溢，顏色鮮明，亦佳構也。再往後進，則銅閉不得入，從窗櫺間窺佛像，乃近時所塑，無足流連。十一時復東行，漸入平原，車行甚速，十二點十五分至彰鄧村，有佛廟名護國寺，入內觀覽，未有所獲。寺前有一碑略謂，道光間此地遭地震，寺廟皆燬，亦有裨掌故也。下午一時半至曲溝，爲安陽大鎮，偏向東北行，過駢家莊，入汽車道，二點至邵村，在此進麵食，乃循舊道回安陽，時已三時半矣。

余等回寓略息，即準備行裝，四時半赴車站，五時車南駛，十一點二十分抵鄭州，轉搭西行車向洛陽出發。車中回思在安陽之數日，與濟之、思永，縱談深夜，時復達旦不休，其愉快之餘味，猶縈繞於余等左右也。

十二月十四日 黎明三時余等於霜天薄霧中到達洛陽，進金臺旅社，倚榻暫息，朦朧入睡。上午八時起身，九時訪督察專員王次甫，作必要之商談。旋赴市街遊覽，並移寓於鐵路局十九號。下午赴周公廟，後殿爲定鼎堂，民國二十一年國民政府遷都洛陽時，考試院加以重葺，故煥然一新矣。殿之兩旁室內，滿砌石刻，大抵皆爲洛陽近年出土之隋唐墓誌，以室內光線不佳，不能一一審視。旋出轉赴西營，觀察地勢，往四周略作盤旋，即返寓。

洛陽白馬寺

十二月十五日 上午八時出城向東出發，先偏北行，隨轉東偏南行，過灑水，經大覺寺見舊城基一段，傳爲古洛陽城遺址。九時半至楊灣，路傍平原古冢棋布，大者高約二十餘丈，週約二百步，或

爲帝陵，或爲名臣之墓，有可考者，有不可考者。又東行至管鮑分金處，有一石獅陷於泥中，視其頭部雕刻，必爲唐以前物。旋過分金溝村莊，村前有一石羊，雕刻古樸，亦爲唐以前物，此殆從墓域運來，或此村之前身爲古墳地也。十一時至白馬寺，此爲佛教東漸之最初史蹟；今忽呈現於余等眼前，余等不禁欣喜欲狂。

白馬寺歷史悠久，可遠溯於後漢。魏書卷一百十四釋老志敍佛教東來云：「案漢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臯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頂上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傳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

騰法蘭咸卒於此寺。」此段紀載比袁宏後漢記卷第十內所敘爲詳盡，白馬寺爲佛教東漸之最初史蹟，蓋非過甚之辭也。寺名白馬，其取義有二：其一卽上述白馬負經而至因立白馬寺，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卷四白馬寺條所載，亦主此說。其二爲招提之改稱，梁僧皎高僧傳卷一云：「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惟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以啓王，王卽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晉太興二年在建康中黃里建白馬寺，卽從此取義（見法苑珠林卷五十二伽藍篇）。余以爲招提傳說似晚起，且行於南方，洛陽白馬寺之取義，應從魏書及伽藍記所載。

白馬寺初建時情形如何，在今日任何人所不能想像者也；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一蒐錄一文曰：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中有一節云：「傳云，明帝永平十三年，上夢神人，全身丈六，頂有日光，寤已問諸臣下，傳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爲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匝。」此種記載是否可靠，頗成問題。然白馬寺崇飾土木由來已舊，魏書釋老志云：「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爲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

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矣。」此當爲魏晉間事，白馬寺爲諸寺剎之領袖，令人猶可想見。而印度式建築之流行於當時，亦爲甚饒興趣之事實。白馬寺在北魏，當有一翻盛狀，但楊氏洛陽伽藍記卷四所載，寥寥數語，令人失望。有一條記白馬寺柰林蒲萄云：「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並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值牛。」於此吾人聊從寺內珍貴之產品推想及寺之華美莊嚴而已。曩年白馬寺尙有北魏時代造像碑碣之出土，可謂白馬寺最古遺物。出土物其一爲玉石彌勒像，高與身等，原在殿內，今歸美國波士頓博物院。此像形式，具有北魏之一般特質，而面容柔和衣紋委婉，似爲晚期作品（參看常盤關野支那佛教史蹟第一集第一圖版；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二四五頁五五二圖。）其二爲造像碑首，碑作龍矩式，中有佛龕，刻小佛三尊，下面雕刻飛仙諸景，爲北魏碑刻中精緻之作（參看大村西崖前引書三七〇頁六二七圖。）此碑未在本寺內檢得，殆亦爲人攫去矣。唐時白馬寺內有鐵鑄佛象，朝野僉載云：「唐神武皇帝七月卽位，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史

書關於白馬寺記載必多，作者見聞不廣，擬俟異日補充。

茲略敘白馬寺之現況：寺在洛陽城東二十里，其地空曠，望之氣象閔莊；第一進山門標橫額白馬寺，係明嘉靖間重建；門前有一對石獅，殆亦係明刻。第二進天王殿，左右塑四天王，中塑關公。第三進大殿，新標一橫額曰萬壽靈光，中塑釋迦佛，中左塑文殊菩薩，中右塑普賢菩薩，阿難迦葉梵王帝釋韋馱立侍。第四進法堂，標一直額曰大雄殿，中塑釋迦佛，左藥師佛，右彌勒佛，東西列十八羅漢。第五進接引殿，中塑西方三聖。第六進已在高阜，地名清涼臺，正中毘盧閣，中塑毘盧佛；左攝摩騰殿，中塑攝像；右竺法蘭殿，中塑竺像。此爲殿宇與佛像之大概情形，對於殿宇建築，余爲門外漢，不及細觀其形制。

寺之圍牆內東南隅，有攝摩騰墓，黃土一坯，蔓草滋生其上；有一石碑云「勅賜漢啓道圓通摩騰大師墓」，係明崇禎年所建。西南隅爲竺法蘭墓，其情形與攝墓相彷彿，惟多一磚造之碑亭（攝竺二僧遺事見高僧傳卷一）。寺外東南約數百步，地形坦爽，其上卽爲有名之磚造十三層舍利塔。據常盤與關野解釋：「此塔爲後唐莊宗所建，莊宗又作浮圖九層，高五百餘尺，爲木造物。宋靖康元

年罹災，金大定十五年僧彥公再營伽藍，又立十三層磚塔，方形，高約百六十尺，模初唐形式而未及者」（參看支那佛教史蹟評解第一集圖版第二）此塔爲金代遺構，明嘉靖間重修，徵於石刻，亦可明其源委。

白馬寺之興廢，余以爲在地志中或可檢考若干，適攜有嘉慶洛陽縣志，檢卷二十二伽藍記，白馬寺條，轉錄水經注及洛陽伽藍記記載外，有如下之記述：「舊志（寺）在縣東二十五里，漢永平十一年作，宋淳化三年，元至順四年，明洪武二十三年，嘉靖三十五年先後增修。本朝康熙五十二年，知縣高鎬里人黃璘僧如琇重修。」此簡單之記載，固使吾人窺見宋以來歷次修繕之消息，同時又引起我人搜求碑碣。余等觀覽全寺時，確見若干碑碣，有橫陳於院落，有嵌砌於牆壁，至此專意蒐討，得石刻十七種，茲依其時代，繕錄於后：

宋端拱二年五月勅命追勒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碑記 此碑甚漫漶，字跡頗不易辨認，內有語云：「年代深遠碑記全無，」可見在宋時已不見宋以前之碑碣矣。

宋天禧五年正月七日摩騰入漢靈異記

宋崇寧二年八月西京留府給白馬寺帖

金大定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大金國重修河南府左街東白馬寺釋迦舍利塔記 按此碑碑

文已載陸耀遙金石續編卷二十。

元至元三十年九月扶宗弘教大師奉詔修白馬寺贈詩

元大德十一年四月故釋原開山宗主贈司空護法大師龍川大和尚遺屬記 此碑余以爲

甚重要，內有語云：「珍（即門弟子海珍）等涕泣稽顙，敬奉嚴訓，元貞二年，統巴上士奏

奉聖旨，遣成大使馳驛屆寺，塑佛菩薩於大殿者五，及三門四天王，計所費中統鈔二百定。

大德三年，召本府馬君祥等莊繪，又費三百五十定。其精巧臻極，咸曰希有。」

元至順四年九月洛京白馬寺祖庭記 此碑大部分已漫漶。

明嘉靖三年孟夏重修白馬寺記 碑文內有云：「唐忠臣狄梁公墓，其神道碑尙存。」狄梁

公墓在寺的左近，今祇賸黃土一堆及晚近所立一碑。

明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重修古刹白馬禪寺記 碑中詳記建殿宇肖佛像之種種事實，足

資考據。

明嘉靖辛酉（四十年）東嘉王諍奉使河東夏五過白馬寺漫賦一首

清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四月釋源如琇白馬寺六景

清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孫雲霞和穎公（卽如琇字穎石）白馬寺六景

清康熙五十二年洛京白馬寺釋教源流碑記

清康熙五十五年重修釋源大白馬寺殿宇碑記

清雍正十二年釋穎石白馬寺六景

清雍正十二年釋源大白馬寺舍利塔靈異記

釋源如琇清涼臺春日有感 此刻無年月，觀於上舉清代諸碑，可知爲康熙雍正間物。

右舉諸種石刻，關於白馬寺之興廢，傳教源流以及當年景物，皆可藉以窺測。惟王昶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五載淳化三年重修西京白馬寺殘碑，寺內遍覓不得。在圍牆內東隅清涼臺下有一石棺，方形，四周刻佛像及花紋，技法質朴，審視再四，似爲唐以前物。惟究爲石棺與否，不易斷定，或爲藏經之

石匱，此爲寺內碑碣以外唯一之石造遺物也。

余等在白馬寺內所特感興趣者，厥爲大殿中之塑像，此等制作與天王殿及法堂內之塑像，比較之下，頗覺別致。其特點一爲身段甚高；二爲面容輪廓凹凸處皆以留有稜角之手法出之，宛如希臘石雕；三爲衣紋之環摺堅勁，着力而不失自然柔和之致。審其細部之裝飾，及剝落之泥漆，亦較他殿塑物爲古舊。余等再三相視，參以碑記，認爲元代名手之作品而後代曾加塗飾者。龍川大和尚遺囑記內所云，元貞二年塑佛菩薩於大殿，精巧臻極者，恐卽吾人今日所親之手澤也。元代塑工中有域外人參加，此又爲精到之作品，必有來歷。余等於欣歡鼓舞之餘，切願他日有重蒞機會，再加一番探討也。

由白馬寺而西，至舊金鋪城，城址尙在，相傳李密據此，故又稱李密城。轉東南行至龍虎灘，得虎頭瓦當一，浮雕生動，余與仲良審視，定爲北魏遺物，因與造像碑飾之中雕刻有一致之處。又得瓦削文字數種，有曰「任小石削」，適前年文舟虛先生贈余其所輯漢瓦削文字譜，知此類物爲漢代所遺。渡河而南至關莊，尋魏太學遺址，據一來自龍虎灘之老書生云，土基略高之處，卽爲石經之發現

處。自石經發現後屢有人來盜掘，所存地下遺物大半不翼而飛矣。余等在此基址周圍，盤桓半晌，檢得有花紋之破碎瓦當若干，恍然於稱此地爲太學遺址之不虛也。老書生又云，名震一時之辟雍碑，亦在其南大郊村所發現，今匿藏於同村李氏，居爲奇貨，拓本出售，價甚昂貴。余等忖思以爲此等重器當由公家羅致，否則亦有流入海外之危險。時已垂暮，余等即返棗莊渡河，逕返洛城。至專員署與王專員略談，對於白馬寺古塑及辟雍碑之保存，又以刺戟之言辭促其注意。是晚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主席委員傅沐波兄來電，有「天寒遠涉，益感賢勞」之語，余等閱之，不禁慚汗浹背。

龍門石窟

十二月十六日 上午八時赴河洛圖書館參觀藏品，內陳列古代銅器、六朝造像、唐代經幢及明器甚多，然陳列不得法，器物雜亂，令人對之有破銅爛鐵之感。余等在陳列石物之一室中觀覽，最覺珍異者，一爲晉韓君神道石柱，柱高約五尺，圓形，直徑約尺許，雕刻垂直之瓜稜紋，頂頭有裝承露盤之小圓棒，上部平石上刻文曰「晉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南陽堵陽幹□□神道。」余秋間在

山東省立圖書館內見漢琅琊相劉君神道石柱，其形式與此略同，惟雕有雙螭蟠拱。此兩物爲江南六朝陵墓上神道石柱之前型，吾人不可忽略者也。二爲武曌石床，高約二尺，長約七尺，邊緣平淺浮雕，人物龍鳳野獸，輔以連絲之紋樣，纖細精緻；合以唐代碑側之雕飾，其爲唐物無疑，惟館員指爲武后之石床，不知有何根據。余等巡覽後至庭院，見陳有漢代壙磚兩方，磚面各高二尺半，寬四尺餘，刻鳥獸若干，散在於磚面，不相連續。刻勢爽利，刀法堅勁，與世傳漢石畫像大異其趣。此必未燒時乘泥土輾賦而施以刻劃，故能如是新穎生動也。

十時向龍門出發，過河向南行，經大王莊、王城廓、棗村、豆腐村、關林、槐樹灣；十時三十分至龍門。沿途已修築汽車道，故通行尙便。余等先在龍門村略憩，卽往龍門山視察。東西兩崖隔江遙峙，伊水由此北流，故又名伊闕，謂兩山中缺，望之如闕門也。石窟佛洞多在西巖，余等沿西巖南行，依次探視勝蹟，茲本其所見並參考常盤關野之支那佛教史蹟，略記如左：

第一石窟 上山先見石樓，爲光緒壬寅年所建，空無所有。其上爲第一石窟，窟基略作長方形，深三十餘尺，廣二十餘尺，角隅圓形。本尊釋迦如來，左右阿難迦葉兩羅漢侍立，南北兩壁爲夾侍菩薩。

薩之立像，前面爲天王鬼怪。此石窟壯麗瓌瑋，爲唐貞觀年間經營，而雕刻形式，猶可認出隋代之風尚也。佛像雕飾本施彩繪，今剝落毀損，無復當年氣象矣。

第二石窟 此窟鄰接其南之賓陽洞，亦稱賓陽左洞，南北廣二十六尺，東西深三十二尺；後面雕本尊及左右羅漢兩菩薩，其窟基地形稍廣而作圓形。本尊高約二十尺，軀體雄偉，船形之背光內，雕蓮花火焰紋樣，左右羅漢及夾侍菩薩，亦甚魁偉，皆顯出隋代雕刻之特質。天面穹形，中刻蓮花圈，周圍繞以飛天，外緣作綉帳，四壁有大小佛龕，皆爲隋唐時作品。北壁有貞觀二十二年洛州河南縣思順坊老幼等所造「彌勒像之碑」。其下偏東有一稍大之佛龕，作彌勒倚像，兩羅漢，兩菩薩，兩金剛力士，皆爲初唐之雕刻風格。外壁南面，有北齊造像，龕內方座上之釋迦，衣裾垂直，雕法簡樸，蓋爲北齊之代表作品。龕下香爐及獅像，毀損已甚。

第三石窟 此窟名賓陽洞，北魏時開鑿，規模宏大，雕飾壯麗，爲龍門之傑製。窟南北廣三十六尺，東西深三十三尺，後面刻本尊兩羅漢兩菩薩，左右壁各刻佛像三尊。本尊釋迦如來，趺坐於方臺，衣裾垂於前面，全體姿勢具均衡之美。面輪稍作長形，眼爲纖月之狀，唇露微笑，髮作波紋。衣紋勁澹，

衣角之褶襞，流暢動人。背光作圭形，中飾忍冬蓮花等紋樣，氣象雄渾，誠爲希世之珍。兩旁羅漢及左右菩薩，皆以適合之雕法裝點，亦皆表現富麗與勁澹之觀。窟之前面，在入口左右之腰壁上，刻人物鳥獸，壁面分三層，下層爲皇帝皇后率領一羣宮人進香之浮雕，皇皇喬喬，不但令人驚嘆藝術之高超，且可藉以考見當時之儀式。中層上層刻佛傳浮雕，其豐富優美，與進香圖無異。窟前左右外壁，刻仁王像，北邊有大業十二年四月十二日觀音造像之銘刻。

第四石窟 此窟北接賓陽洞，故亦稱賓陽右洞，南北廣三十一尺，東西深三十尺，稍作方形。本尊釋迦如來坐於方臺，衣裾蔽其前，面輪略長，姿勢均整，亦具北魏作品之特質，惟與賓陽洞之佛像大異，蓋技術顯有遜色也。且原像損壞，經後世修補，已非當年之真面目。左右兩羅漢兩菩薩，亦似北魏式之作品，細審手法，與北魏亦有異致。徵以北壁小佛龕爲大業十三年造，此等佛像或成於隋時而規撫魏物也。南北壁及入口之左右壁，有大小佛龕多所，皆作於隋唐，毀損頗甚，令人不耐認辨。窟右卽第三窟之左首，有一巨碑，鐫龍門三龕記，岑文本撰，褚遂良書，貞觀十五年立，此碑金石書籍著錄及題跋者甚多，茲不贅述。

第五石窟 此窟在潛溪寺南首之高處，名敬善寺洞，廣十一尺餘，深十尺半，後面本尊坐像，左右兩羅漢兩菩薩兩天神像，壁間又刻菩薩天人等像，前壁入口左右又有多所小佛龕。本尊姿勢均齊，容貌豐厚，而溫和端麗之姿勢，特別媚人，蓋爲初唐巧妙之製作也。左右侍像，大半毀損，兩天神像爲浮雕，足踏兩鬼怪，頗示雄爽之姿度。天面爲穹窿狀，中央刻蓮花，周圍刻飛天，配置皆甚巧妙。入口前面左右之外壁，有仁王像，亦被污損。前面北首有宣德郎守記室參軍事李孝倫所撰之「敬善寺石像銘」，西南首有顯慶三年楊真藏刻彌陀三尊之銘文，則此窟殆爲顯慶三年以前鑿成之物。

第六石窟 此倚巖壁開鑿，廣五十餘尺，深不及十尺，後壁正中刻本尊椅像，左右夾侍座像。本尊左右兩菩薩及後壁兩端之仁王，皆係工事未完成之作。本尊高約十四尺，容相柔和，其衣褶貼附肌膚，雕工亦似未完；兩夾侍像亦僅成頭部，身軀粗礪，未施工事也。此外左右菩薩及兩仁王像，僅顯雛形而已。北面巖壁上作二佛龕，亦殊草率。觀佛像形式如屬隋以前物，但甚少其他條件資以論證；又工事中止之原因亦不可詳。

第七石窟 窟廣約十二尺，深約十四尺，後壁本尊釋迦如來坐像。左右羅漢像，左右壁兩菩薩

兩立佛，其他已殘毀，佛像左右排列均齊，故俗稱八仙洞。此等作品大抵成於初唐，而諸像中間之壁面上多作小佛龕，皆有年代可稽。天面穹窿狀，中央刻蓮花，周圍刻飛天，其形式與五石窟相似。窟前左右有仁王像，南面一像之旁，有垂拱三年四月之銘記，則知此窟之成，當在垂拱以前也。窟內諸像經後世俗工塗飾修補，故臃腫呆木無復神氣矣。

第八石窟 此窟狹長形，廣六尺餘，深約十四尺，後壁正中鑿本尊椅像，左右兩羅漢兩菩薩侍立，毀損甚多。左右兩壁刻千佛像，故名千佛洞；天面上不作雕飾。窟內諸像被俗工塗補，真面目已難辨識。開鑿年代不可考，而大體上殆爲初唐時期之物。入口南側有天授二年之銘記，則此窟爲天授以前之製作明矣。窟前左右刻仁王像，左像已失去，右像亦被毀損。

第九石窟 此窟略作方形，廣約十九尺，深約二十二尺，後方正中八角座上雕本尊釋迦坐像，左右兩羅漢，窟隅兩菩薩；諸像後面，又作多數之菩薩像；左右兩壁刻萬佛像，故名萬佛洞。本尊高約九尺，頭部雖覺沈重，而容顏和易可親。臺座八角，臺腰有四天王承座。羅漢菩薩皆毀損，塗補醜陋。後壁刻承住五十四菩薩之蓮花，枝幹相連；而菩薩頭部大部分已被擊毀。入口左壁小佛龕，有垂拱二

年等之銘記。天面中央刻大蓮花，四周天人浮雕，並刻「大唐永隆元年十一月三十日成」等尺方大字，故此窟又稱永隆洞。窟外左右有仁王像，其前雕有兩獅像，氣概雄毅，蓋亦當時之佳製。窟下有一小石窟，廣八尺餘，深約七尺，雕本尊，兩羅漢及兩菩薩，背光隙處有千佛像，左右兩壁列大小佛龕，皆爲初唐時物，惜頭部毀失，僅見塗補之陋塑而已。

第十石窟 此窟名塔洞，廣約八尺，深約六尺，略作長方形，後壁方座上刻本尊，衣裾前垂；左右及角隅刻兩夾侍兩菩薩，又左右近壁刻兩石獅。佛像皆有寶珠形之背光，四壁及入口左右側壁，多作小佛龕，銘刻甚多。天面爲橢圓形之穹窿，中央作蓮花。大小佛像，頭部皆毀損，石獅尙完好，雕法生動，足徵佳製；此洞又名跪獅窟，卽以此故。此窟大體成於唐初，後屢次添鑿小龕，故有「元豐七年八月」之銘刻。

第十一石窟 此窟前面崩塌，僅存後部，廣十二尺餘，深存約十尺。後壁作本尊椅像，氣概昂藏，背後有中印度式之披肩；右面羅漢一尊，左面列小佛像及小佛龕。左右壁之後方，有夾侍兩菩薩像，姿容甚美；其前面各像皆已毀失，壁面又多列小佛龕。南壁東端有咸亨四年之銘刻，爲此石窟鑿成

年代之根據資料。

第十二石窟 此窟廣約十八尺，深約三十餘尺，但其前部左右山巖尙未鑿成。天面高二十八尺，作穹窿形，未施雕飾。周壁刻大小佛龕及千佛像，佛像大者高十尺，小者二三寸不等，佛頭毀去者甚多。此等作品亦爲初唐時物，後壁有天授二年，北壁有顯慶元年之銘刻，可爲明證。

第十三石窟 窟廣二十餘尺，深約四十尺，因其近關口，俗稱伊闕洞。入口上部作尖拱形，拱輪中央刻獸面，其左右刻火焰。入口南側之壁上，除北魏佛龕外，尙有多所初唐之佛龕，內有先天二年之銘刻。外壁刻仁王像，入口北側一壁損毀，仁王像亦已失去。窟內後部爲平面半圓形，中央有本尊釋迦立像，左右兩羅漢兩菩薩，皆爲北魏時代之傑作。本尊面輪長形，端麗莊重，衣紋褶襞，道勁流動；後面作船形之大背光，刻蓮花火焰，亦頗宏麗。羅漢菩薩之雕刻具有與本尊適應之莊嚴與技巧。諸立像之間，鑿大小佛龕，作千佛像。南壁作大佛龕三層，又輔以小佛龕，雕飾至爲巧麗，北壁亦滿作小佛龕。天面浮雕大蓮花，三面刻六軀飛天，祇前面未完成，亦未施以裝飾，故此窟又名蓮花洞。南壁佛龕間有永熙，武平，正光，天保，長安等年號之銘刻，北壁有孝昌，連義等年號之銘刻；知此石窟始建於

北魏，而北齊及初唐繼增事飾者也。大小諸佛像之頭部，幾盡被盜毀，當時精麗之藝術，令人未由細玩。

第十四石窟 窟略作長方形，廣十一尺半，深約十三尺，後面本尊坐像，高六尺半，左右兩羅漢兩菩薩。本尊及兩羅漢容相已毀，夾侍菩薩猶完好，技法渾樸，古意盎然。左右兩壁正中各鑿佛龕，內各刻釋迦，兩羅漢兩菩薩，入口兩傍刻獅像，惟佛像頭部已全毀損，或加修補，或仍毀損後之殘狀。壁間多作小佛龕，天面穹狀，高約十尺，中刻蓮花，爲未完成之作品。南壁右菩薩之右面，有北魏普泰元年；西北隅羅漢與左菩薩之間有東魏天平四年之銘刻；故知此窟爲北魏時代所經營。

第十五石窟 窟廣約十尺，深約十二尺，後壁鑿大龕，刻本尊，兩羅漢兩菩薩。本尊如成於北朝，然非佳製。菩薩刻法稍異，而形相亦較佳。左壁有兩佛龕相並：東龕作釋迦兩羅漢兩菩薩，西龕作釋迦椅像。右壁一龕內亦作釋迦兩羅漢兩菩薩。其他諸壁面大小佛龕甚多，入口南壁有一北魏佛龕，此外多屬初唐之造像，蓋有顯慶年號可稽也。天面穹形，中刻蓮花，周圍作飛天，但前面尙未完成。此窟始營於北魏，至唐初必大加增飾一番矣。

第十六石窟 此窟略作長方形，廣約十七尺，深約二十一尺，四圍壁面上雖作大小佛龕並附有銘刻，而本尊獨付闕如，自全體觀之，殆開鑿而未施工事，頗呈殘破，故俗稱破洞。壁面諸佛龕大抵成於唐初，右壁有顯慶四年，龍朔元年及總章二年等之銘刻。龕內佛像，毀損甚烈，惟後壁龕中之彌勒椅像獨存，以其在高處，故未被盜毀者殃及，亦云幸矣。

第十七石窟 窟廣十三尺，深十四尺餘，俗稱魏字窟。本尊釋迦如來趺坐方座，衣裾前垂，姿勢優美，蓋爲北魏作品。左右兩羅漢，頭部毀損，兩菩薩簡易渾樸，亦發揮北魏雕刻之特質。南北兩壁各鑿大佛龕，各作本尊兩羅漢兩菩薩，外作仁王像；而其頭部悉被剷去。壁面多作小佛龕，有孝昌二年正光四年等之銘刻。後壁羅漢與菩薩之間，有多所唐代所刻之小佛龕。天面穹形，中作蓮花，四圍淨雕飛天，生動嫵媚。入口外壁左右原有魏刻仁王像，皆已毀損矣。此窟左面即在與十六石窟之間，有一佛龕，刻彌勒三尊，頭部亦被剷去，但就本尊其背光而言，亦爲北魏時代之佳製也。

第十八石窟 窟之平面略作長方形，廣十四尺，深十一尺，後壁作大龕，雕本尊及兩夾侍菩薩，本尊高七尺，臺座甚粗糙。南壁有一大佛龕，雕彌勒椅像及兩夾侍，北壁刻觀音立像，高約六尺。其他

壁面大小佛龕甚多，入口南壁一龕顯爲北魏制作，入口左右壁上留存之北魏刻物亦不少，其餘皆爲初唐刻物；故此窟北魏所鑿而唐初增飾者也。

第十九石窟 此爲奉先寺基址，倚山鑿壁，其宏大爲全山之冠。平面略作方形，廣袤約一百二十尺，自山頂直下，豈昔日建寺於此，故不作窟狀也。本尊盧舍那佛連臺座高五十尺，方座角隅刻四天王像，各面刻天神天將；北面刻大盧舍那像龕記。左右雕迦葉阿難及兩夾侍菩薩，南北壁各雕兩金剛兩仁王，各高約三十五尺。據佛龕記，唐高宗咸亨三年建像，皇后武氏助脂粉錢二萬貫，至上元二年畢功。本尊宏偉莊嚴，髮作波狀，軀體魁偉，衣紋淺刻，盤旋生動極其雄勁，惟手部膝部皆已損毀，實爲一大缺憾。背光船形，中刻蓮花，周作化佛火焰浮雕，宏麗絕倫。此像既合「普照」之神性，又無所忌憚發揮初唐偉大之時代特色也。左右各侍像，亦由同樣之技法，表現豐麗之特質，惟身段嫌矮，與頭部比較略失均整，或當時藝人之精神集中於大像，對於侍立諸像不免草率也。

第二十石窟 此窟名藥方洞，廣十二尺，深十四尺餘，後壁正中本尊坐於方座，姿容簡素，背光富麗；左右兩羅漢兩菩薩，亦古拙而不事琢飾，在全山北魏作物中可謂最簡樸之雕刻。前面香爐，左

右石獅，惜皆毀損。南壁有一稍大之佛龕，刻本尊兩羅漢兩菩薩。北壁刻二佛，座下又有小龕，其他壁面上大小佛龕密布，有北魏時代所成，有唐初所成。天面高約十三尺，稍作穹形，中刻大蓮花，四周浮雕飛天，爲烟火所燻，未能明辨。右窟入口之左右兩側，刻藥方於其上，此洞名所由起也。入口上部拱門之中央，刻龜蚨，左右作力士形，以之支持碑形石，碑面無文，碑首刻蟠螭，頗覺壯麗。入口兩旁浮雕仁王像，氣象沈雄，似爲唐初之作品。入口前面左右，刻有石柱，形甚詭異。此窟始建於北魏，北齊及初唐皆曾予以數度之改飾。

第二十一石窟 此窟名古陽洞，又名老君洞，爲龍門最初之石窟，與賓陽洞同爲北魏石窟中之傑出者。廣約二十三尺，深約三十尺，後方作半圓形，後壁正中雕本尊釋迦如來坐像，高約十五尺，衣裾垂於座臺之三面，臺下左右雕石獅。本尊毀損，後世補塑甚乏味；後面背光中浮雕小佛火焰，差覺雅麗。左右夾侍菩薩，立於蓮花座上，亦具有美曼之背光。南壁大體分三層，下層西偏作二大龕，東偏鑿小龕多所。第二層第三層，各刻四大龕。北壁情形與此略同。大小佛龕，裝飾富麗，其傍多刻年代及供養者姓氏，真所謂滿目琳瑯也。著名之龍門二十品，卽自此洞搨出。諸造像銘刻中，太和七年孫

秋生等造像爲最早，可徵此窟卽在此時開鑿者也。

自古陽洞以南，唐時所成之小窟尙多，大抵無甚異致，惟極南一洞，廣十五尺餘，深十一尺餘，爲一傑出之制作。後方正中本尊趺坐方座，像高約五尺，軀體損壞，但猶存豐麗之觀。左右兩羅漢兩菩薩，毀損至不易辨認，惟見身軀之苗條，以徵其技工之妙處而已。南壁東偏一佛龕，內作立像而頭部已毀；其他壁面小佛龕甚多，大抵成於唐初。

觀畢西巖，卽北返，過土築之橋，至伊水東巖，山腰有香山寺，相傳爲白香山讀書處。沿途淺龕數處，似爲後代所鑿，中無石琢，但置陋塑。復向南行，至看經寺，始見奇偉之石窟焉。石窟左室作長方形，廣約二十七尺，深約二十尺，本尊坐像，唐初所雕而後世加以修補者。四壁作千佛像，密布而達於天面。天面穹形，中作蓮花圖像。石窟右室，廣約二十一尺，深約二十尺，後壁作本尊釋迦椅像，容相端嚴，衣紋健實，爲唐初之佳製；左右夾侍菩薩像，後面作寶珠形之背光，亦復優麗動人。周圍腰壁，刻金剛般若經，南北壁刻傳法二十五祖像，傍刻贊語，像皆等身，排列有序，瓌瑋生動，洵爲大觀，惜頭部多毀，令人悲憤耳。天面穹形，中刻蓮花，周圍飛天及雲文。窟之中央有一石壇，作佛像三軀，皆爲初唐卓越

之品。其附近之小窟，廣約十六尺，深十三尺餘，刻本尊兩羅漢，左右壁刻菩薩神將，菩薩頭部毀壞，神將完好，姿態威毅。壁面多作小佛龕，天面穹形，中刻蓮花，周圍刻五飛天，美妙無匹，蓋亦初唐之佳構也。出看經寺大殿，弄內壁上，有墨繪三羅漢像，筆法放縱，頗具氣勢，迥非出於俗人之手。時天將垂暮，急乘車返城。途經關林下車，略觀建築。抵城內，已近八時矣。晚飯後至專員公署，觀機場掘出之古物，順便向王專員辭別。

渭水古陵墓

十二月十七日 黎明三時起身，準備行裝，至車站塔西行車赴陝。五時四十分開車，至十時許，車窗外劇烈之陽光耀於平野童禿之黃土。此種單調之色感反射於車中，余爲之頭目暈眩。十一時半抵潼關，原擬由此換車赴臨潼，余因感頭目不適，乃下車赴中國旅行社休息。下午仲良赴城市觀覽，余仍奄臥旅社，入晚蘇復，神志爲之一爽。

十二月十八日 上午五時赴車站，搭慢車西行，時天色陰沈，雪花飛舞；車中無暖氣管，酷寒，然

空氣殊清新。十一時抵臨潼，飛雪微因而夾細雨，候西京籌備會汽車，未至，乃自肩行李搭公共汽車赴西安。此爲新建之公路，但成路基，路面未施磚石，淤泥凜滑。敝車重壓於道途，狼狽不前，時復乘客下車推動，時復缺少汽油而待他車趕來乞借，乘客莫不怨聲嗟嘆也。及暮抵西安，擇寓西北飯店。是晚西京籌備委員會秘書龔賢明先生來談，共商視察日程。

十二月十九日 上午十時赴省府訪耿祕書長，相與商談數事，而余等所提出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在西安設立辦事處事，耿君亦認爲切要也。旋辭出，赴陝西考古會，此爲陝省府與北平研究合組者，會內陳列寶雞縣鬪雞臺之發掘品，陶器，銅器，獸骨，人骸等件，漢代之物特多，開其中重要之遺物已運往北平研究矣。近日建築鐵道，自大明宮遺址出土之玉石佛頭佛軀佛頭數件，移置會內，審視之下，確爲唐代精品。佛軀立像一座，失去頭部足部及兩腕，身段苗條，其流暢之衣紋貼附肉體，肌肉凹凸隱顯，表出分外之自然與嫵媚；就此像所敷之色澤痕跡驗之，肉體金色，披肩朱色，裙裾綠色，其妙麗於此可以想見。佛軀坐像一座，頭部與右腕失去，披肩濕貼左體，妍美異常。此兩刻技工微妙，世所罕見。復赴圖書館參觀古物，其中所藏北朝及隋唐造象，頗多佳製，不及一一細觀。余等特

感興趣者則爲自昭陵移來而砌於廊壁之四駿石刻，昭陵原有六駿，颯露紫及拳毛騶兩物，已被盜往國外；余前見有馬圍前立拔箭之颯露紫一刻影片，下標藏於美國 Philadelphia 大學，不知拳毛騶亦在該處否。今存四石曰白蹄烏，曰特勒驪，曰青驪，曰什伐赤；每石高約四尺五寸，寬約五尺五寸，周有緣框，中作二三寸之凸雕馬象。惜四石皆有裂紋，緣框及馬足皆有損壞處。諸馬沈毅威猛，開張驍勇之氣概，發露於石刻，可謂無纖毫遺憾。當時琢石者殆深體乎太宗之功業而出此，故神爽奇橫足以驚鬼神而泣風雨也。

余等又往碑林觀覽，此處在文廟背後，羅藏古碑，故曰碑林。唐文宗開成二年刻石經十二種於國子監，至天祐間改築長安新城，卽委棄石經於榛莽之間，至後梁始移入城內，而土地卑隘，不足言保護，迄宋元祐間龍圖閣學士呂大忠移置府學，復將他種貴重碑刻羅列一處，卽今日碑林之濫觴也。明成化及萬曆間，曾加修葺，清乾隆間畢沅又大加改築，而成今日之鉅觀。余等入內巡覽石經，復審視唐以來各代之碑版，意興殊濃。余對於大智禪師碑，玄祕塔碑，多寶塔感應碑，隆闡法師碑及景教流行中國碑等之碑首形制碑側畫像，一一審視比較，覺在美術史上之價值，異常重要。惜室內陰

暗，且諸碑密列，少隙地，不能攝影，乃雇工選拓碑側畫像，以爲研究之資料。此地雖在清乾隆中改築，然屋宇敝舊，時有崩圯之虞，余與仲良周覽建築，歸京後將提議改築，以樹一勞永逸之計。出碑林，赴書坊購陝西通志輯要等書，又赴通志局購關輔叢書等書回寓。接省府來函已備汽車，明日茂陵之行當無問題也。是晚托省府電駐在寶雞工作之徐委員旭生，請其來省城一敘，共商陝省古物保管問題。

十二月二十日 上午在寓檢翻地志史書，將渭水諸陵墓繪爲草圖，以爲觀覽時省記之需。下午一時半乘汽車向興平縣出發，天氣陰沈，道路溽滑，行駛甚覺難困。二點四十五分過豐橋，蓋豐水自西北來也。未幾達渭水渡口，有土築木橋達對岸之咸陽城，故名咸陽渡；余等渡河，望河面舟檣及頻岸之城垣，景色荒簡，不啻元人之山水畫也。繞咸陽而西二十餘里至馬跑泉，相傳唐太宗獵此，馬跑地出泉也。三點六分抵興平縣政府。時天色尙早，乃與縣長某君同往城垣遊覽，轉至縣府西北之保寧寺，寺後有北塔一座，傳爲唐代所建。八角七級，高約十二三丈。其旁臥一大鐘，上鑄大宋國威。平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京兆府興平縣保寧寺云云。大殿西廊有天禧二年保寧寺浴室院鐘樓碑，爲

前鄉貢進士冉曾撰并書。復轉至文廟，廟前石獅一座，頗古拙有力，殆爲唐以前物。內有一「大觀聖作」之碑一座，係蔡京題額。回至縣府晚餐，是晚卽宿於縣府。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午八時將縣府前之石獅及文廟前之石獅攝影後，卽乘汽車赴茂陵；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五里，有新築公路可達。余等在陵前下車，卽見畢沅所立漢孝武帝茂陵石碑一座。陵基方形，周約二百步；泥土累層而築，若埃及之金字塔然，惟頂上作正方形耳。四圍有城圈，其四門之趾猶隱隱可辨，而東段土城城基尙存。余等盤視一過，檢拾繩紋之碎瓦片及回文磚若干物以爲紀念。其西北爲李夫人墓，東南爲霍光墓，西南爲衛青及霍去病墓，余等勘查諸墓後，最後至霍去病墓，觀覽墓上之石蹟。

諸墓形式大率爲平頂方錐形，宛如一大升倒闔於平地；惟霍去病墓山腰亂石雜堆，與他墓略異。按漢書謂去病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則其墓之有別於他墓，自無容疑。惟漢書亦稱衛青尙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卽廬山攻匈奴地也），而今日之衛墓亦平頂方錐無他特點；可知衛墓早失本來面目，而霍墓猶略存當日之遺意也。徵諸

霍墓存有多數之石物，其毀損形自不如衛墓之烈。霍墓前面亦有畢沅豎立之一碑，旁有石馬三匹，其一爲爲足踐匈奴之馬，其二爲伏馬，其三爲躍馬，技法粗簡，但造形卓越，充滿生動之活力。左面有石虎一座，石猩猩一座，墳腰有石刻水牛一頭，野牛攫小獸像一座，墳頂有石魚一對。墓後有野人攫嚙野豬像一座，野豬一頭。此等石刻，可謂現存漢代最古的圓雕，有已完成，有似未完成之作，而一種倨傲之蠻風及漢民族一往無前之向外發展精神，皆可於此等石物中體會之。余審視諸石物，就其技法作比較後，得一感想，此等石物必爲祁連山常有之野獸；又冢象祁連山，當時必疊石爲山，今土人尙呼爲石連山，而諸種石刻任構造成份之山石形狀而施雕，故多巨大而未完成之作品。以此意告仲良，仲良頗然余說。余等一一攝影並量度尺寸，備歸京後更作一度之研究。聞東南石羊廟內有石羊，亦自此墓出土，惜無時間往訪。近年西京籌備委員會在此經營，設辦事處及民衆小學於此。在建築房屋時，又挖出長生未央長樂未央之瓦當及棋盤磚等，余等檢拾一二，卽入小學休息片刻，向咸陽出發。

下午一時抵咸陽縣署，略憩，卽向北偏西出發，觀覽周代諸陵。先至文王陵，陵前亦有畢沅所立

周文王陵石碑，其形式爲長圓形平頂，不甚高峻。祠堂已改爲小學，其前有一牌樓題爲文王坊，更前之大門改建西式，殊不相稱。北面爲武王陵，陵形方底圓錐，祠堂已毀，略存臺級而已。西南爲成王陵，東南爲康王陵；又東爲周公及太公望之墓，余等一一周覽，覺形式相仿，惟略有小大之差。在康王陵余等檢得彩陶片，繩紋瓦片及硃紅磚等物，以爲紀念。又登高望漢昭帝平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義陵等，歷歷在目。既向東南之歸途，又見羣塚，傳爲漢二十八將墓，蓋余等自茂陵至咸陽往還，皆在高原上行駛，墳邱密布，實躡踐古人之白骨而行也。四時半返咸陽城，略憩後東駛，抵西安已暮色蒼茫矣。

長安寺塔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上午八時赴省府與耿祕書長略談，耿卽出示徐委員旭生復電，以工作繁忙，囑余等往寶雞一行。余等以路途遼遠，歸期已促，復電辭謝。是日天陰微雨，雇轎車赴城南觀大慈恩寺，考長安縣志，此寺本隋無漏寺之地，武德初廢，貞觀二十二年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名慈

恩者，謂崇報慈母之恩也。後以盛大之儀式迎玄奘入寺，尊玄奘爲慈恩大師，而慈恩寺遂爲天下巨刹。余等抵遇仙橋下車，卽入山門，山門金剛殿三間，列四金剛像；有鐘樓鼓樓東西對峙。東爲觀音殿，伽藍殿，皆已圯毀，北爲彌勒殿，殿後石牌林立，乃歷代題名及重修梵宇之碑碣也；再北爲大雄殿，殿後爲院落；再北爲上殿，西有客廳，東有藥王殿；自此而北約十丈卽爲有名之雁塔。

雁塔爲永徽三年玄奘所造，考此塔初築五層，磚表土心，效西域（印度）峇塔坡，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高一百八十尺，立碑載二聖所製三藏聖教序記，出褚遂良之筆。中間經過多次之毀損與修理，今所存者爲七級方形之塔，就其基層而觀，聖教序記兩碑猶嵌砌壁間，門枕刻石亦爲唐物，可知所修理重築者爲上層而非基層也。余覺雁塔門枕石刻畫像，甚爲珍貴，西門門枕畫像爲寶殿內釋迦說法之相，陰刻線描，莊嚴流動，而唐代之建築，可於此中窺其消息。南門門枕刻釋迦轉法輪之相，東北門門枕被泥土漫塗，不可辨認矣。又南面碑龕室闕石上所刻口銜寶相華之瑞獸，亦曼妙可愛。所惜者門枕畫像，被後人題名所剗鑿，畫面毀損，令人不能審察全畫之氣勢。

出大慈恩寺，驅車赴大興善寺，此寺初名遵善寺，隋開皇間改名大興善寺。殿宇破落，蔓草叢生，

山門內有天王殿，塑四天王像，奇縱詭異，確爲名塑。而其形式乃據密宗法式而塑成也。破殿內本尊三座，夾侍菩薩數座，傳爲唐塑，余等審視之下，認爲所傳當非無據。卽以夾侍菩薩而論，容止矜持，其眉眼鼻梁嘴角間，存有微妙之表情，服飾華美，與唐代石琢佛象無異，誠傑製之品也。按段成式京洛寺塔記大興善寺條云：「曼殊堂工塑精妙，」此等塑像或爲曼殊堂之舊物，亦未可知。又天王像或亦唐塑，長安縣志云：「唐元和四年，建修轉輪藏經閣，太和二年得梵相觀音，移大內天王閣，於寺中作大十閣，唐末獨二閣存焉。」京洛寺塔記同條云：「天王閣長慶中造，今部落鬼神，形象墮壞，惟天王不損。」謂四天王像爲長慶中所遺之作品，亦爲情理中事。又破殿東首北壁所塑坐像，容相尊嚴，衣紋流動，禪腳纏紮，形製別致。左立僧人，右立儒者，仲良擬爲道家造像。余相視容相，擬爲元朝塑品，因余前在山西所見金元塑物，其容貌恆作此式。

復赴大薦福寺，此爲隋煬帝在藩時之舊宅，唐高宗崩後百日，武后於文明元年建爲獻福寺，天授元年復加崇飾，改名薦福寺。今寺內設苦兒院，舊有建築大半毀圮，屋宇已有改建爲洋式者，遺流之佛像亦已搗毀盡矣。寺內有方形十五級之磚塔，高三百餘丈，俗稱小雁塔，乃中宗景龍中宮人率

錢所立。此塔歷宋元明清相繼修繕，上二級已頽圮，自頂至基又有裂縫，爲狀至爲奇詭。據塔下重修薦福寺塔記，明嘉靖三十四年大地震，塔壁中裂，四十二年又遭地震，裂縫復合。此雖爲神話，亦可見此塔工事之堅實也。

入城赴東嶽廟，觀壁畫山水，云爲袁江之筆，無從徵實。惟東面南首一壁上畫二女像執戈而立，英發妙麗，似爲明人之佳製。晚赴省府與各廳長談話，旋返寓，約龔賢明先生談話，卽準備明日言旋。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午七時乘公共汽車出發，九時許抵臨潼，卽赴城南之華清池憩息。華清池卽華清宮在驪山之麓，按唐書地理志：「昭應縣有宮，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天寶六年更名華清宮；治湯井爲池，環山列宮室，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在載記與詩歌之中，恆令人想像華清池宮闕之壯麗，遺事之艷美，故吾人至此，對蒼涼之景色，不禁起思古之情。余等浴於溫泉，覺舒適萬狀，知昔日之沈湎享樂於此者非無因也。飯後仲良約余往觀秦始皇陵，余覺體乏，請其獨往，余則酣睡於浴室。下午四時許，仲良返浴室告余，始皇陵在驪山北麓，去華清池東約五六里；至興義莊，卽見古代陶片，知此地爲古建築之遺址。陵之面積甚大，周約千餘步，按兩京道里記：

一陵高一千二百四十尺，內院周五里，外院周十一里，當時規模，確甚偉大。陵上有古代之磚瓦碎片，類皆寬厚粗笨，恐卽秦時遺物。仲良言次卽出數塊作證，相與諦視，確爲漢陵上所未見者；余始悔不同行也。在浴室中憩息殊無聊，乃托人搜集碑版拓本，多明清題詠之石刻，惟靈泉觀中之魏溫泉頌碑，差足珍異。余等爲消磨時間，一浴再浴，大有過屠門大嚼之概。至夜十時，收拾行李，此間離車站尙有十里，深夜無車，卽雇挑夫肩行李，徒步而往，將抵車站，回望驪山，雙峯並峙，夜色黯澹，往昔妖艷之歷史，長埋山麓。余等上車，在黑暗之車廂中守候，十二點三十分開車，便裹衾入睡。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上午抵潼關，換車東行。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上午八時抵徐州，至中國旅行社早餐，復上車，晤余上沅先生，在車廂中雜談以破岑寂。下午九時抵浦口，渡江，偕仲良共返余寓。進膳後，商量報告及提案等事，各將擔任之起草項目開列後作別。計余等自月之五日出發，二十五日返京，共耗二十一日，於役數千里，白日工作，晚間乘車，昕夕勞勞，幾無片刻喘息之暇。然每至一處，觀先民制作之偉大，造物變化之玄奇，未嘗不低徊神往，鼓舞欣歡也。

訪查雲崗石窟略記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下旬余因事往北平，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適接受梁思成先生之建議，行將籌款修繕雲崗石窟；主席委員傅沐波先生囑余繞道赴雲崗一行，略觀石窟雕像之現狀，以爲日後討論時之參考。余抵平後寓北海團城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北平辦事處，處內王述人先生曾屢赴雲崗，對彼地情形甚爲稔熟，乃邀其同往遊覽。茲本印象所得並略稽圖籍，漫爲一文，聊當備忘。

一 石窟之來源

雲崗在大同城之西三十里。大同爲古之平城，北魏建都於此，自道武帝至孝文帝南遷洛陽，歷九十餘年爲佛教之名域。雲崗位於武州川西岸，舊名武州塞，又名武周山。山巖砂石爲體，東西綿亙十餘里，斷崖爲壁，氣勢幽迥。古人擇此山興鑿石窟，殆亦以自然之勝概適於作宏偉之裝點也。魏書

卷一百十四釋老志云：

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陁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湖沙門赴京師，致佛鉢並畫像迹。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於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爲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岩壁，開窟五所，鑄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

此段史文可使我人明瞭雲崗開窟前後之情形，至爲重要。茲將其包含之史事按其順序而引伸，曇曜之活動尙在滅法以前，釋老志云：「先是沙門曇曜有操尙，又爲恭宗所知禮。」太平眞君七年滅法，滅法之後沙門多以餘能自效，還俗求見（釋老志）而曇曜則不然，曜誓欲守死，恭宗親加勸諭，至於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暫離身，聞者歎重之（前引書）。高宗興安元年復佛法，明年，曇曜見帝，得帝眷寵。興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

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前引書）。太安初外國沙門昇入西域之佛教藝術品，一時頗博贊美；激起摹倣外國作風，亦爲可能的事。和平初，師賢卒，師賢本爲京師名僧，滅法時假爲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復法後仍爲道人統（前引書）。師賢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文內帝後奉以師禮，殆卽指任命曇曜爲沙門統也。曇曜旣爲沙門統，乃白於帝，就武州山鑿窟五所。按史文推測，雲崗石窟之開鑿，以和平初年最爲合理。許多人以爲開鑿於復法之明年，卽興安二年，此殆未深味史文而遽作斷案也。

雲崗開鑿石窟後，又興建佛寺，爲狀甚盛。寺名之可考者曰靈巖，水經註灤水條云：「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並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又有通樂，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一曇曜傳條云：「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鑑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任北臺昭元統，綏輯僧衆，妙得其心。住恆安石窟通樂寺，卽魏帝之所造也。去恆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鑿之，名曰靈巖。窟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鑿像，窮諸巧麗，窟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

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恆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惟通樂寺是否在雲崗，頗成問題。此兩段紀載昭示當時盛況，大抵於石窟前構造宏大之殿宇，可容三千人禮拜；東部一寺院恆供千人風景幽美，爽人心目。沿武州川岸三十餘里，皆被囊括爲佛教聖域。此種盛況自非一蹴而至，必歷數代之建置而然也。曇曜於和平初爲沙門統，承明元年時尙積極活動，釋老志云：「又尙書令高肇奏言，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承明元年奏涼州軍戶趙荀子等二百家爲僧祇戶。」自和平初至承元初約爲十七年，曇曜以全力經營，已予此聖域以不拔之基礎。顯祖高祖屢幸武周山石窟寺（見魏書帝紀），而石窟爲之而增益，寺院爲之而崇飾，尤爲意中之事。今考北魏碑碣，太和年者四，延昌年者一，其內容約述如左：

太和七年碑——邑畿信士女等五十四人，敬造石廟形像九十五區及諸菩薩。

太和十三年碑——比丘尼惠定發願造多寶彌勒像三區。

太和十九年碑二處，內容未詳。

延昌九年碑——恆安……都統……造彌勒第七佛。

又鄭振鐸先生見「大茹茹……」一碑（見平綏路局印行西北勝蹟三〇頁）合爲六種，可使吾人明悉自曇曜開鑿之後，帝室之興建自不待言，民衆，僧侶，官吏，外國人，亦羣起添鑿。嘉慶一統志卷一百四十六引山西通志云：「石窟十寺，在大同府治西三十里，元魏建，始神瑞，終正光（蓋爲約數），歷百年而工始完。其寺一同升，二靈光，三鎮國，四護國，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華嚴，九天宮，十兜率。內有元載所修石佛十二龕。」聚廣大民衆之力，互時間一世紀之久，始成此莊嚴宏麗之觀。惟十寺之中通樂靈巖不與，則山西通志所述必爲唐以後之情形也。此十寺至清初祇存其一，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七雲崗石佛記云：「雲崗之寺有十，建自托跋氏，今之存者，特其一耳。」逮清代亦屢加修理，詳寺內順治，康熙，乾隆，咸豐，同治，光緒諸種碑記。吾人今日履其地，第見一片荒涼寥寂之古邱，頗恨前代之隆盛與武周川水同逝，及摩挲幾乎一千五百年前先民遺留之制作，又以爲不幸中之欣幸。

二 石窟概述

以前有一時期，閱沙畹、關野與常盤、大村西崖、木下與木村等關於雲崗之著述與圖譜，所記洞窟號碼及名稱，每覺人各一說，對照頗費工夫。此次遊覽，隨手攜梁思成等之雲崗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平綏路局之西北勝蹟及常盤關野之支那佛教史蹟第二集，實地比照，而以目見之石窟，列爲次序。又以地勢之自然段落，亦依向例分爲東中西三部，茲自東而西約述如下：

東部 自第一至第七石窟。

第一石窟 在石碑「左雲交界處」之東首，窟高不足一丈，基地略作方形。中坐一佛，面部剝落，身軀及衣紋尙存流利之迹。其餘皆爲斷石，隱於泥土柴草之間。壁面亦甚毀損，莫辨往時之雕飾矣。

第二石窟 自第一石窟往西，越一小澗，由斜坡而下，巖壁上隱約有若干小龕刻像，其右卽爲第二石窟。窟形與第一石窟相彷彿，內有立像二尊，破損不堪細視，但覺石形奇古而已。窟中泥土擁塞，腥穢之氣逼人。

第三石窟 此窟卽後世名爲石鼓洞之一窟，前爲「左雲交界處」石碑，窟高約丈餘，窟基

略作方形，惟前面較狹。正中爲一石塔，塔分二層，四方形，上與頂接。塔之二層四面皆刻佛龕，中作多寶佛趺坐。窟之後壁刻三大佛龕，左右壁下層刻佛傳圖浮雕，頗多損壞。入口左右壁分刻維摩文殊二佛；四壁上羅列佛龕甚多，達於天面，惜皆漫漶；然當日之富麗猶可令人想見也。洞外左壁有明人朱廷翰題壁石刻，字跡壯偉可觀。

第四石窟 此窟亦名寒泉洞，窟形稍作長方，較第三石窟略略高大，正中爲一座三層石塔，塔亦方形，四面各作三佛龕，上接窟頂。四壁雕飾與前窟略同，而毀損情形亦如之。洞口刻「雲深處」三字，亦後人所爲也。其西首有一小窟，窟中無佛像及雕飾，標曰碧霞宮，朱漆剝落，亦後世所題。

第五石窟 此窟爲靈巖寺洞，傳爲曇曜譯經臺遺址，按釋老志云：「曇曜又與天竺沙門常那耶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又唐靖邁古今譯經圖記卷三云：「沙門吉迦夜……爲僧統曇曜譯雜寶藏經等五部，合二十五卷，劉孝標筆授。」則此譯經臺之遺址，亦爲珍異之史蹟也。窟甚寬大，規模閎偉；於高十餘丈之巖壁上，雕鑿三層佛像爲前間，前面開左右二門，內設大佛二軀，東佛

似未完成，二者皆已被損。自右方進入內窟又爲一窟，蓋當時分一窟爲前後二間也。窟廣約十丈，西面刻三大佛：本尊椅像，左右夾侍菩薩，面容豐厚，頸間有橫紋三道，各戴寶冠，垂耳飾；姿勢溫存，衣紋粗褶甚流利。此等佛像或謂隋時作品，其年代頗成問題。

第六石窟 此爲第五窟西首之小窟，廣約二丈半，深約一丈半，略作方形。後壁刻二龕，左右壁各作一龕，皆雕三尊佛，諸像頭部全毀。壁面原作千體佛，殘蝕不堪。天面作棋盤，尙可認蓮花與飛天浮雕之殘蹟。據其形制殘像而觀，必爲北魏之制作也。

第七石窟 此窟較第六窟更小，方不及一丈，後壁及左右兩壁各作佛龕，容像殘毀。天面中央方格內作蓮花，周圍配以飛天，亦零落幾至不可辨認。

中部 以今日之雲崗別墅爲界，自第八至第十六石窟。

第八石窟 此在石佛寺境內之東首，名阿彌陀佛洞，窟前架有四層高樓，其基面略作橢圓形，廣約八丈，深約六丈，其宏偉之規模，令人贊嘆。中鑿本尊釋迦如來坐像，高約五丈有半，蓋爲全山中之巨像；容貌經後世修飾，猶不失端嚴氣度，肢體間具均衡之美。左右夾侍兩像，各高約二丈，

惟下部沈埋，不能見其全形，且亦經後無修飾，殊失真相。壁面分七層，各層皆刻佛龕，龕內一佛或二佛不等，惜多殘損。窟口作拱形，左右刻金剛力士，其上刻樹下二坐佛，拱頂刻蓮花及四飛天，亦甚殘缺。

第九石窟 此窟前面亦起四層樓，名釋迦佛洞，廣約四丈半，深約六丈，略如長方形。中央有巨大之方柱，分兩層，每層四面各刻佛龕。下層南面作坐像高約八尺，東面作交腳像高約一丈，北面二佛並坐，高約八尺，西面倚像高約一丈；而佛龕內外多作羅漢、菩薩、化佛、飛天等爲之點綴，富麗無匹。上層四面各雕立像，其保存較下層爲完好。北壁分二層，下層作一大龕，中作釋迦坐像，高約一丈三尺，左右立佛，高亦如之，上層作三佛龕，雕像毀損特甚。左右及入口諸壁面，概分三層，上層刻佛傳圖，中層刻飛天化佛等，下層刻菩薩供養等，裝飾華美，五光十色，令人應接不暇。天面作藻井，櫺格內作浮雕，惜不易審辨其形狀耳。

第十石窟 此窟斫鑿巖壁，前建三層樓，額曰西來第一山。窟作長方形，廣約三丈，深約二丈，高凡三丈。北壁分二層，下層中央作二佛並坐之巨龕，左右似各作小佛龕，今皆損壞矣。上層作一

巨龕，內列三佛，中央作交腳像，左右各作椅像。左右壁分四層，各作二佛龕，入口前壁內亦分四層，各作一佛龕。龕內皆安坐像，龕首或作蓮花拱，或作袴腰拱，率以飛天化佛爲飾。天面棋盤形，格內作蓮花，周圍作飛天等浮雕。壁面惟右面雕飾保存尙佳，餘皆殘損。入口上端刻飛天菩薩，氣勢渾雄，想見當日經營之慘澹也。

第十一石窟 此窟名佛籟洞，其形制大小，與前窟略同，惟窟前層樓早毀。後壁分二層，下層中央作大龕，本尊一座係後世所修補，左右夾侍已毀。上層通壁鑿巨龕，刻像三尊，亦被後世所塗飾。入口作拱形，左右緣側各分二層，下層各刻金剛力士，左存頭部，右留殘影。左上刻濕婆天像，三面八臂，騎牛；右上刻毘紐天像，五面六臂，騎金翅鳥。此二像猶完好，姿態詭異，動勢自在，表出曖昧陶醉之神情，蓋被中印度藝術之影響而然也。更上刻飛天，拱頂作蓮花。入口上部壁面，亦有富麗之雕飾，然大半毀損矣。天面棋盤形，格子中刻蓮花飛天等，亦呈瑰異之觀。

第十二石窟 此窟名釋迦洞，或名阿閃佛洞，窟分前後二間，後間方約三丈半，中央置釋迦椅像，高及二丈，爲後世修補，殊無足觀。左右壁之夾侍亦然。壁面佛龕甚多，略存數菩薩外，餘皆殘

毀。天面蓮花，中作垂帳式，又刻飛天，甚形富麗。後壁左右二端，各有洞道，其中佛像無一存者。前間廣約三丈半，深約丈餘，前有八角柱二座，各面刻小佛龕，華美絕倫。前間與後間之通道入口處，又滿作各種紋飾，令人俯仰環觀，目爲之眩。左右壁分二層，下層作二佛龕，盛飾周緣；上層宮室，中作交腳佛像，左右善佛像，亦華飾不能畢述。天面前後二力士承梁，又作蓮花飛天浮雕，技法圓潤，頗饒別致。

第十三石窟 此窟名持鉢佛洞，形制與前窟略同，惟面積較大而已。後間中央方座上刻釋迦，左右夾持，皆係後世修補。前面入口二巨柱及左右壁上，猶存舊刻。前間與後間通道入口，雕飾之華美，亦如前窟，惟塗飾更甚，已失真相。前間之雕飾結構，亦與前窟相似，具徵兩窟建於同時也。

第十四石窟 此窟亦名接引佛洞，窟基稍作方形，廣約三丈餘，惟自後至前漸狹小，故後壁較前壁爲寬，深亦三丈餘。中央作十字形之巨柱，四面各刻高丈餘之立像及左右菩薩，氣象閎偉，立像之上，又爲一局，四面各作佛龕，前面作三佛，餘三面各作二佛。更上則爲希臘哥林多式之

柱頭承住天面，可稱奇觀。各壁面本有千體佛密布其間，極盡華麗，惜皆漫漶，所修補者，已不足觀。東壁上部有太和七年之石刻，爲鑿窟年代之要證，亦雲崗最早之碑刻也。天面分爲四方，各作雙龍交舞，兩首相對，中部交而尾部分，形製詭麗，生動異常。由此窟全部而觀，亦可謂全山美製之一。

第十五石窟 此窟名椅像洞，亦分前後兩間，後間寬約二丈，約深一丈五。本尊爲丈餘高臺上椅像，左右四菩薩，其二騎獅臺之中央亦作一佛龕；諸像皆塗飾惡俗。四壁各分二層，刻佛龕並苦佛像甚多，頗呈富麗之象。入口處橫楣作雙龍，身尾交而頭兩向；左右作仁王像，已略損毀。前間廣約二丈半，深約一丈半，前有二柱，有希臘式之柱礎。左右壁而各分兩層，左壁多毀，右壁稍存，下層作佛龕，旁作山嶽人物甚奇詭。上層作佛殿，殿柱柱頭亦爲希臘式，雕飾華美，令人驚嘆。天面作合唱天人隊，藻井方格，格內蓮花，格緣飛天，浮雕隱顯，極盡變化之能事。

第十六石窟 此窟名彌勒洞，廣約三丈半，深約二丈半，後壁兩端有洞道。內作大彌勒，像高約十丈，倚於方座，兩腳交叉，寶冠上接天頂，偉大而不失均衡之美，惜塗飾修補，難認真相而已。諸壁亦多塗飾，前壁刻丈高之七佛，餘壁亦作大小佛龕及千體佛，壯麗瓌瑋，令人驚嘆。天面作雙蟠

龍及忍冬花紋樣浮雕，亦呈異美。入口左右，下各作仁王像，上各刻佛龕，皆已剝落不可辨認。

西部 自第十七至二十四石窟。

第十七石窟 此窟名千佛柱洞，亦前後二間，後間廣約二丈，深約一丈，後壁全潰，左右壁佛龕亦存於隱約間耳。前有方柱，四面刻千體佛，亦甚毀損。前間左右兩壁，分層作佛龕，左毀，右略存，右壁略分七層，三四五諸層之佛像雖有可認之處，然已甚微。

第十八石窟 此窟名千佛洞，窟基略作方形，廣袤不及二丈。後壁中作二佛龕，其上又作一佛龕，雕像皆毀。左右兩壁，下各作二佛龕，上各作一佛龕，諸壁面又作千體佛密布，惜皆殘毀。天面中作蓮花，周圍作蟠龍，頗饒雅麗。

第十九石窟 此窟名立佛洞，原以泥壁封堵，雇工拆壁入視，平面帶橢圓形，東西徑約四丈，南北徑約三丈。後壁刻蓮座立像，高約四丈，下部殘損。諸壁面刻大小佛龕，上部作千體佛，並皆損壞，天面亦然。

第二十石窟 此窟名彌勒三尊洞，形制與前窟相似，東西徑約三丈半，南北徑約二丈半。本

尊爲方座上彌勒椅像，寶冠高接天面；其高凡四丈半，雄麗絕倫。左右各刻佛龕，置夾持菩薩像。左爲坐像，右爲立像，衣紋貼附肉體，流利合度。諸壁面腰部刻大小佛龕，上部作千體佛而及於天面；主部單純，配合複雜，誠美製也。

第二十一石窟 此窟名立三佛洞，窟形亦作橢圓，東西南北徑之長度，與前窟略同。中作本尊立像，下置蓮花座，高約四丈半。左右夾持立佛，下亦置蓮花座，高各二丈半。本尊與夾持立像中間，又各有夾持菩薩立像，各高二丈餘，下亦各置蓮花座。諸立像，眉線深陷，眼無瞳珠，面帶笑容，宛如希臘石雕，惜毀損甚多。而規模之偉，於此可見。本尊相貌端嚴，豐頰重頤，頸間作橫線紋，蓋有中印度風格之遺意。衣褶間刻小佛，爲他處所罕見，或後世所增益也。夾持立佛及菩薩，通肩披袈裟，容貌衣紋之美曼，固與本尊相匹配也。諸像雄豪英卓之姿，足以攝人魂魄，相視既久，又覺溫穆易親，苟非出自名手，曷克臻此妙致。諸壁面多作佛龕，又密列千體佛。天面穹狀，亦雕菩薩及千體佛爲點綴。

第二十二石窟 此窟名大佛三洞，原爲一窟而分成三局面，安置本尊者爲中局，安置左右

夾持像者爲左局右局。中局基形橢圓，東西徑六丈餘，南北徑三丈半。內作大坐像高約四丈半，面輪略長，惜被斫去頤部，軀體亦毀，僅存胸部。入口前壁之上部，刻丈餘之菩薩立像二尊，諸壁面作千體佛。左局基面亦稍作橢圓形，橫二丈半，約一丈半。本尊爲高二丈半之椅像，左右夾持立像，各高一丈半。四壁刻背光外，又作千體佛；前壁多作小龕小像。右局之形制略如左局，本尊爲高二丈餘之椅像，背光火焰內刻天人供養。左右作夾持菩薩，右夾持已全毀。諸壁作小佛龕及千體佛。此窟所遺存之佛像，類皆容貌端好，衣紋溫貼肉體，褶襞頸逾，頗呈示技法之圓潤。

第二十三石窟 此窟名大露佛，窟頂崩落，大佛露坐，故名。中作本尊釋迦坐像，本尊膝以下埋沒，自膝至頂約三丈半。面輪豐圓重頤，眉眼長掃，鼻梁自眉間下垂而漸高，口脣柔潤，雙耳垂肩，豪邁英妙，神采奕奕。衣飾披於左肩，微裸右胸，堅勁之紋，盤旋於魁偉之軀體，現示特異之蠻風。背光重層，作蓮花，化佛，菩薩，炎焰，特著巧異。左夾持立像，膝以下亦埋沒，自膝以上高約二丈，容相與本尊略同。衣飾披兩肩，細褶下垂，濕薄而如透肢體。背光與本尊略同。此二像受中印度之影響甚著。右夾持立像全毀，無蹟可考。

自第十九石窟至二十三石窟，常盤與關野定爲雲崗最初之石窟，卽曇曜所鑿之五所也。梁思永等又以窟基平面之配置自成系統，認爲此五窟，當係最初鑿物。二說皆可信也。自此以西有若干洞窟及多數小龕，殘毀過甚，無復遺物之存留矣。

第二十四石窟 此窟在西部末端，名塔洞；窟作方形，廣袤約二丈半。中作五層方塔，初層面廣約六尺半，下有基壇已毀。各層每面分五間，每間作龕，中刻佛像。自下而上每層縮小，均衡而華美。此塔蓋與東部第三第四兩窟中之雕塔迥異也。窟內諸壁刻千體佛，前壁列小佛龕。天面棋格，格中配刻天部像蓮花蟠龍等，頗覺詭麗。入口作蓮花拱，拱輪內又作忍冬花紋樣之浮雕，亦雄渾可愛。

雲崗石窟之雕刻，經千餘年自然與人爲之摧毀，其損失不可以數計。今所遺存，雖曰滿眼殘缺，而富麗繁複仍爲蓋世之巨觀。完好者固爲珍貴史料，而殘毀者亦頗耐人尋味。一窟固爲一大寶藏，而一壁一龕乃至一佛一紋飾，無往而非寶藏。苟非以較長時期消耗於每一窟中，甚難領會其製作之精萃。余自憾時間不多，未能作精細之研討，而所記諸窟情形，更爲粗略，願他日再蒞，重加探查。

三 石窟之藝術

中國最早之石窟，當爲燉煌鳴沙山之莫高窟，創於秦苻堅建元二年，即晉興寧三年也。燉煌石窟與雲崗石窟有何交涉，以吾人現有知識，實未易言。其次爲北涼沮渠蒙遜義和間所造涼州三危山石窟，適當北魏延和初年；此涼州石窟與北魏似有交涉之線索。魏書世祖紀，太延五年六月帝西討沮渠牧犍，十月徙涼州民三萬家於京師。又釋老志云：「涼州自張軌後，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曇曜前任師賢本來自涼州，釋老志云：「京師沙門師賢本罽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城，涼平赴京。」則涼州石窟之事，由東徙之僧人及信佛民衆，宣傳於魏京，亦意中事也。即謂曇曜之興建之雲崗石窟，由東徙之涼人所激動，亦不勉強。涼州三危山在敦煌鳴沙山之東，兩地交通頻繁，若謂涼州石窟摹倣敦煌，則雲崗石窟不但與涼州有瓜葛，亦且與敦煌有淵源也。據法人伯希和報告，鳴沙山千佛巖羣窟中可認爲北涼時代所鑿者爲一〇三窟，一一一窟，一二〇窟之N號及一三五窟。

此等石窟四壁雕佛龕佛像，或中央作方形巨柱，亦四面鑿龕作佛。龕與像俱施以彩繪，又作壁畫及於天面，畫材或爲伏羲女媧，或爲雷神龍鳳，或爲六玉所飾之瓔珞，蓋含有漢以來之傳統結構也。據梁思成等之推測，敦煌石窟之形與新疆石窟似屬於同一系統，雲崗中部方形與長方形諸窟，受敦煌與西域之影響較多；而曇曜所鑿最早之五窟，反與敦煌西域之窟形異致，是又令人難以索解。吾人關於涼州三危山石窟之知識絕無，曇曜所鑿橢圓形之五窟，既非昉自敦煌與西域，則是否昉於涼州，又不敢言，惟有俟將來之發見以證明焉。

雲崗全山諸石窟，非一時期所建，山西通志謂歷百年而完成。今吾人所知，自十九窟至二十三窟，卽曇曜五窟，建於和平初年，爲最早之石窟。第十四石窟有太和七年及太和十九年之銘刻，第十石窟有太和十三年之銘刻，此一帶之石窟殆皆成於太和年間。第二十四石窟有太和十九年及其東側小洞有延昌九年之銘刻，則此一帶之石窟爲期又後。延昌以後，無石刻年代可稽，由其鑿造及雕刻而言，東部諸窟爲期當更後。然同一洞窟亦非一時期所成，如第十四窟，太和七年有銘，太和十九年又有銘。可知當時開鑿一窟必先成大佛，及雕飾之主要部分，而壁面之龕像與密布之雕飾，爲

後來逐年所增益者，故詳稽時代先後，在未作精密調查之前，甚不易易。吾人每入一窟，覺大像雕刻不免呆板幼稚，小像則靈活可愛，余以爲此卽含有時代之不同，初非全因手法上大像難而小像易也。

雲崗雕刻爲中國美術史上劃時期之作品，容納外來風格，突破傳統藝術，排布偉大之宗教藝術之初幕，凡涉覽歷史者類能道之。今考北朝造像，前乎雲崗者，余曾見太平真君元年高尺許之石造坐佛照片，此物爲端方舊藏，銘曰：「太平真君元年九月廿□□造□□朱雄造此像，匠海州人路定造。」面圓耳長，衣紋貼附肉體，含有濃厚之中印度氣息。雲崗曇曜五窟之佛像亦多類此，可知中印度之作風被於北魏，由來已舊。中印度作風之輸入，與獅子國（錫蘭）僧人之來華，法顯之旅行皆有密切關係；而太安初獅子國僧難提所造佛像，尤予北魏人士以刺戟，北魏初期造像盛行中印度式，必有多少粉本，其來源或卽由此。五窟之外，被有中印度氣息最顯著者，厥爲第十一窟門拱緣側之浮雕濕婆天與毘紐天怪像。中國雕刻上充滿曖昧而漠然之宗教熱情，以圓熟之深度浮雕手法，表現袒裸之人體姿勢，此作當爲最初而最偉大之代表。此外乾陀羅風格亦隨處可檢查。今考第

九窟佛傳圖浮雕，內悉達太子弓技圖，後宮歡樂圖，父子談話圖，邂逅老人圖，邂逅病人圖，邂逅死人圖，邂逅沙門圖，婦女睡眠圖及出家踰城圖等作，其結構描寫，外來之氣分甚強，且與乾陀羅風格相近。以其中較明晰之後宮歡樂圖，婦女睡眠圖，邂逅老人圖，出家踰城圖諸作，與乾陀羅之佛傳圖對比，其中固已滲入不少「中國的」成份，而構圖位置與人物體態，在在有乾陀羅之要素可稽。漢代石刻畫像，多作車馬人物，皆係淺雕，而人馬形象古拙呆板，不脫稚氣。雲崗第九窟佛傳圖作騎馬象者凡三四景，生動寫實已與漢畫絕異；且為深二寸之凸雕，謂中國有近乎西方雕刻中之浮雕，始自佛傳圖及第十一窟拱側怪像，亦無不可。其他希臘之柱頭柱礎，印度之飛仙，波斯之雙獸形柱頭，波斯希臘之三葉花（忍冬花）紋樣等，在雕飾上亦為顯著之外來趣味（參考梁思成等之論著。）其中希臘波斯之藝術，經西域而傳入，南北朝皆受其影響，予衰落之傳統藝術以新生命。關於此點東西學者曾作熱心之研究，茲不備陳。

雲崗窟像之雕鑄，成謂有外國技工參加其間，然據吾人想像，此巨大之工程，成於中國人之手也無疑。觀其容像之壯嚴，軀體之魁偉，衣紋之流利，裝飾之美曼，非盡依賴外來氣息而表現，實以中

國北方之邁進精神爲骨幹，在鬱勃之宗教熱情中參酌外來情調而爲瑰異之吐露，以故光色炳煥，成爲一代典型也。雲崗藝術在歷史上之特點，卽爲形成獨自之藝術時期（Kunstperiode），對於漢代已如上述，衝破傳統之蒙氣而呈示新穎，對於同時代或稍後時期又樹立型範。釋老志云：「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是雲崗爲龍門之前型，抑已明甚。今考洛陽龍門北魏之造像，大抵面輪較長，眼作纖月形，姿度溫雅，已將雲崗之生辣氣味，淨化至端麗柔順。雲崗初期雕刻中第二十二窟之佛像，固亦有啓示龍門作風之跡象，然龍門在洛陽之南，其地沾浴悠久之中原文化，據新奇之雲崗雕像，剪裁融和以達於盡善盡美，亦風格發展上常有之現象。故雲崗雖爲龍門之前型，與龍門作品亦復異致。

雲崗之石質爲沙岩，卽無人爲之斫毀而僅受風雨侵蝕，崩殘亦甚容易。常盤與關野之印本與沙畹比，已覺不如，今日之實狀與常盤等之印本比，殘毀又甚分明。其尤甚者厥爲風雨無蔽之處，斑爛剝蝕，岌岌不可終日。保護雲崗，以設牆垣避風雨爲最要之圖，然後嚴監督，杜絕人爲之毀損。再進宜爲研究美術史者設想，剝去敷糊於佛頭之面具，剷除填補於佛軀殘缺處之泥漆，以及刷淨塗抹

於雕飾上之惡俗色彩。如是雲崗雕刻之真相較顯，可使人對於雲崗藝術有更深之認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四〇八三上

(92306)

史地小叢書 征途訪古述記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滕 固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廿五年八月廿五日
該書店

